

得一録

三

和装本

ワ 4

6318

3



得一錄

錢唐許乃釗書



力邊  
737  
3

共任賑

下  
宋四十五号  
共八



74  
6318  
3

義倉章程

卷五之一

伊古備荒之法縣都委積以及常平義倉等制法良意美均堪  
耕濟然此惟有司官得為之又係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情  
游未能遍及窮鄉誠有如朱子所云者夫天災流行何地不有  
使不早為之備而欲取辦於臨時則請賑於朝既恐鞭長不及  
集捐於下又虞瓶罄難支鳩形鵠面之民有不相率而填溝壑  
者乎但積儲一端最宜善處立法不善則侵漁耗廢諸弊叢生  
有不可不為籌畫者輯義倉章程

朱子社倉法朱子以常平義倉藏於州縣所及不周又為法  
太密封鑄遞傳官吏侵蝕有名無實遂酌定此  
法以行於鄉  
洵為良法

宋清熙八年時朱子為浙東提舉上疏言乾道四年間建民艱食  
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士官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

義倉

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遇少歉。卽蠲其息之半。年未全荒則一分計息也。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廩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請以是行於他州。

明邠州鄧成美家小康。約族人預給一周利會。其法豐收時每畝出穀一斗。或二斗。逮來春有人借者。按三分行利。秋收交還。積之數年。粒米狼戾。其或值歲歉。視族人緩急。散給以活之。所謂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也。

熟年有積儲。則荒年便不至鬧事。有力者所當早爲之計。慷慨捐集。若到荒年。講求保家扞患之法。恐已落下著矣。救荒有先策。願賢明官長早圖之。

附前輩積貯論

高忠憲公責成州縣積貯約

一積貯民之大命。豐無所儲。荒無所賑。尚可稱民父母乎。必須隨宜設法。一縣積穀足備一縣賑濟。豈獨活民。卽以弭亂爲州縣者。功在蒼赤。慶流子孫。端係於此。

一社倉是救荒良法。各鄉勸縉紳及名家。自造倉廩。自放自收。不可以官府與之。其法量人戶種田多少。人口多少。以二分起息。於青黃不接時借貸。又必二三十戶連名保借。欠者卽同保內人戶攤賠。小荒減利。中荒捐利。大荒連本米下熟徵催。官府給與印信文簿。爲究治奸頑。使之可久。

湯念平先生勸積義穀序

民窮日甚。借貸無門。一有災荒。坐而待斃。昔朱文公社倉一法。最

爲盡善。然時詘舉贏。實爲難事。宜師其意而力行之。爲積義穀法。每坊造一木櫃。置本坊神廟。每月朔望。謁廟者各持義穀少許。或一斛。或半斛。或一升至一斗而止。勿得過多。不願助者聽。隨其意。而因其力。不相強也。數少而不欲多者。相形則意沮。力輕者可久也。共推一端。謹者司登記。雖一斛半升。必紀其名。以彰好義。推一稍有恆產而素行忠信者。司出入。每朔望迄晚。卽將貯櫃者登倉。次年春夏推陳出新。因數多寡。貸與農人。息取加二。小荒則以貸諸貧人而減其息。必公議而酌行之。若大荒則盡捐以賑。困窮必計衆而均分之。先其老弱之無告。及孝子節婦之貧者。是舉也。專以備荒而利農。他雖公事急需。不得輕移。以致耗散。有恃強而索者。衆共持之。不聽則控諸官。庶幾可久行而不廢。夫爲數甚少。則人皆樂助。月月積之。歲歲行之。斯可無大飢之患矣。噫。省目前飲

宴之費。卽可甦異日數人之命。減一月雞鵝之粟。卽可救他年同類之生。獨何憚而不爲哉。見魏叔子文集

又募義穀疏

里中親友壽誕。稱觴當計其費。出義穀。欲爲人稱觴者。亦計其費出之。或宴會有不可已者。則薄其費。而以義穀補之。夫省酒食之浮費。以利濟飢貧。此祝壽之上術也。又有疾病及一切祈求。亦於神廟發願。出義穀若干。夫省齋醮之虛文。以利濟飢貧。此祈神之上術也。蓋天地鬼神。原以愛人爲心。能愛人者。則彼亦愛之。以此祝壽。壽必永。以此祈福。病必愈。以此祈名利。子息名利。子息必得矣。見魏叔子文集

魏叔子先生立義倉策

貧民富民多不相得。富者欺貧。貧者忌富。貧民閒時已欲見事風

生一迫飢饉。則勢必爲亂。初則搶米。再則劫富。再則公然嘯聚爲賊。富民日前受貧民之害。貧民日後受官府之刑。兵刀之慘。眞貧富兩不相得益也。所以朱子脩舉社倉。不特救一時餓殍。實所以保富全貧。護人身家。養人廉耻。爲法至善。今師其意而少損益之。凡每坊設立義倉。不必分派若干家若干人。隨其相附近處。擇便爲之。聽民自議自行。則衆情和矣。但建倉費重。或勸富民。或設處公費。隨時斟酌。此在官長以真心勤力行之。凡欲立義倉。先集父老士民懇切開諭。以義倉之利。身先捐俸以勸富室。然後出示遠近。令十日內報命。凡報命者。合坊具連名呈一紙。內稱遵諭設立義倉。共計戶丁若干。出穀者若干。舉值事者一正二副某人。造冊二本。一丁冊。一義穀出入冊。凡丁冊不論男婦貧富貴賤皆載之。呈及二冊官皆用印。旋給本坊收掌。其官所助穀若干。照各坊丁

數多少。派貯倉內。舊冊寫完。則仍以新造之冊送官用印。坊中有富豪慳吝不肯助義者。許本坊呈官。視所應出者加罰三等。所舉值事之人。有不法不公者。本坊呈官重罰。公舉他人代之。或本人有病故久出者。仍簽他人代之。俱要呈官。其呈仍用印付還。或坊中事繁。三人不能理。許值事人隨簽幾人幫之。本坊俱要酌處公費以酬其勞。至義穀出入之數。官府不與。只於當發糶之時。先期出示。令各坊清覈丁數。定於某日糶米。官府時行巡訪。於當收糶之時。先期出示。以某日起糶。如至某日報完。踰期不完者。以欠穀多少議罰。凡坊內與糶者設簽一根。寫戶首姓名。下註其計幾口。糶米時左設一人散簽。右設二三人量米。來糶者先將名下應糶米錢若干。交左人領簽。即將簽投右人。照簽領米。散米已完。右人繳簽。交左人收。明日如之。富室及童婢皆許與糶。凡糶米如原價

每升一分。今價三分。則取分六釐。二分則取分四釐。分半則取分二釐。分二釐則取一分。升一分則不出陳矣。蓋酌取餘息以供耗折。及脩倉雜用諸費也。凡石斛升斗之類。皆一聽官造。印久器壞。許如法私造。仍送官驗押。蓋以賞罰之權歸於官。則人知所畏。出入之數歸於民。則官無可私。所謂官民相制。其法無弊者也。

陶宮保勸豐備義倉章程

州縣中每鄉村公設一倉。秋後聽民捐輸。歲歉酌量散給。出納悉由民間經手。不假官吏防侵蝕。以禁騷擾。矜貧寡而杜爭端。誠善政也。

一 鄉村無論百餘家十數家。總以里居聯絡者。公設一倉。每年秋收後。各量力之盈。細捐穀存倉。出者無吝。勸者無勒。或數十石。或十數石。多則一二百石。少則數石。數斗均無不可。收穀公同立簿登記。擇一老成殷實人總管。再擇一二人逐年遞管。仍設立四柱交冊。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寔在。明晰登載。互相稽查。連年豐稔。日積月多。則穀不可勝食矣。

一 鄉村零戶。有難于聯絡者。或族各為一倉。或一族中每房各為一倉。或以散戶歸入附近鄰保。共為一倉。均聽民便。總在

隨地制宜。多多益善。果能一處行之有效。久而他處自仿照行之矣。

一 設倉宜擇善地。不宜近水。不宜近市。以防不虞。建議之初。倉廩未立。或神廟或公祠。或老成殷寔之家。倉屋有餘者。均可借儲。但須本人情願。不得強借。一俟穀石稍充。即可另自置倉。

一 倉穀由于樂捐。間或有濕有秕。不能拘泥畫一。應于收倉時。先為晒乾車淨。公同登記。耗蝕若干。或收貯年久。又須公同出晒一次。覆量上倉。再逐一登記實數。以便查考。

一 設倉本係義舉。司事之人。不許籍端開銷。惟看守倉廩之人。不能不給予工食。責令巡查。遇有風摧雨漏。倉板破損之處。即告知經管。隨時修理。其鎖鑰等項。不得交守倉之人佩帶。

一 捐穀既有成數。即赴地方官呈明立案。以免匪徒阻撓擾亂。章程以後。捐多捐少。收放出入。官吏概不與聞。即里長甲長。亦無許越俎。倘有吏役托名稽查。藉端需索。查出照詐贓例。從重懲治。

一 積穀既多。止須添建倉廩。不必推陳出新。以求滋長。亦不必春借秋還。以權利息。戢爭杜紛。此為最要。惟餘穀置田收租。尚可並行不悖。然必積穀實在充裕有餘。以少半置田。乃可否則不必。蓋此穀原為備荒而設。至捷至便。推陳出入。易滋朦混。借出難還。漸歸烏有。置買產業。雖屬經久之計。然不能救濟目前。亦非急務也。

一 每遇災荒。總管分管外。再擇公正司事。計穀之多寡。先儘本村中鰥寡孤獨無告之人。次及極貧。又次及次貧。或五日一



散或十日一散事竣憑眾確算至家計稍可支持者不必分給卽小歉之年亦不必動用以歸實濟

一捐穀之家此穀既捐卽係公物遇有災歉不得以從前甲多乙少致啟爭端或先在此村捐穀之家其後移居他處遇此村散放不得以曾經捐穀回向轉索新來之戶從前雖未捐穀遇有散放亦應酌給些些不得獨任向隅蓋各保各境以鄉村爲斷雖救恤無分彼此而穀少人多亦不得不稍爲限制其各族各房積穀者則不必以鄉村爲斷  
一年豐時和勸捐較易果能積有三年五年之蓄又不妨畧爲變通邀同紳耆劃分若干于鄉間添設卹發育嬰義塾等會或于冬間就村莊中鰥寡孤獨與外來無告窮民量爲賑濟亦所以廣任卹也

一鄉村紳士克知大義者多自必首捐爲倡如有能捐穀千石者或捐銀千兩以上買穀積貯者或捐置基產倉廩及斗斛諸器物用銀千兩以上者均當照例請

旌以資鼓勵倘慮書吏索費卽逕赴院司衙門呈明捐數以便行查確實立予請

旌斷不令善舉稍有阻格

一勸捐之外向有因事樂施一節如民間演戲酬神及嫁娶喜期慶祝生日儘可將糜費折穀捐入義倉擴而充之不特安貧卽以保富將型仁講讓之風亦由此而興起矣

以上各條積少成多衆擎易舉所以圖便民也各保各村他處不得混冒所以免牽掣也擇人經管立冊交代所以防侵蝕也紳民自理不經官吏之手所以杜騷擾也不減

行一金  
一  
糶不出易不借貸專意存貯所以斷糾轄而弭爭端也凶  
年不妨盡用樂歲仍可捐輸以一鄉濟一鄉之衆而不患  
其不均以數歲救一歲之荒而不虞其不給孫孫子子無  
窮匱也取錙銖於狼戾之時求水火于至足之地捐穀者  
不以為難司事者不以為累行所无事不求其利而弊自  
除防其弊而利乃可久也本部堂前經為此章程籌思經  
歲簡便直截永遠可行爾紳民等其勿以為空言文告而  
忽之至若慳吝之徒難與圖始必當曲為開導俾知有備  
無患安貧即所以保富倘有匪徒藉端肆鬧無知逞臆刁  
難則本部堂此條即可錄存捐穀簿冊之首以為憑信  
國法森嚴弗任擾累於庶圖匱于豐為善最樂勉敦任卹其享  
昇平本部堂有厚望焉切切特示

無錫青上鄉六三圖積貯議規

立議單某某等今因嘉慶十二年遇荒我等設局平糶所捐之錢  
除轉運折耗費用外計存錢十二千文輪流經管生息至十八年  
秋收本利結存錢三十一千二百文買貯秬稻二十三石五斗十  
九年又遇亢旱即將此稻糶米應糶數月除開支折耗零用以及  
本圖查荒費用共計去錢十餘千文所剩之錢及米於上年八月  
糶換新秬稻三十石為數雖少倘能照前累年經運積少成多亦  
周官委積之遺意也為此公同立議於豐稔之歲設法收放以陳  
易新自成義舉但素來公項易致侵吞總由有治法無治人積久  
弊端百出全賴經管之人任怨任勞秉公籌辦務期實濟今將議  
定規條開例於左

一議積貯原以備荒非為圖利然以陳易新不無耗折且畧為

申息庶可積少成多。在借戶得免債米之害。遇歉歲藉以分潤一圖。此所謂一舉兩得也。目下所貯之數無多。公議每石酌加申息。俟五年之後再行公議酌減。

一議放稻於插青秧後定期收稻。於新穀登場後訂期通知。限三日內各借戶務將颺清乾潔好稻再行當面過風。如有將毛潮抵塞者。下年不准領借。公放公收

一議總管每莊一人收放。限期斷須親到其供給各人自備不得開支公項。其零星用度俱臨時酌議開支。不得浪費。

一議放稻每莊舉老成幹事者數人。經手按莊分派各寫領票交與總管。俟秋收交清後發還領票。

一議收齊後交與圖內老成設戶收貯。

來竭蹶

一議付借只可於本圖之內。外圖人不得混入。即本圖不種田之人及不種仙稻者亦不得給借。

一議議單五紙。五人各執一紙。每年於收齊稻日算賬。倘遇災發賑。各將議單繳出收局後再議。

救荒章程

卷五之二

姚龍懷曰兵荒者世界一劫運也救劫者順天之心逆天之運也天心好生順以承之天運行罰逆以挽之人道之所以與天地參也人欲一日而行千百善一人而救千百人舍却此等時節無處著力矣輯救荒章程

勸賑名言

胡振安曰陰功有萬而救人為第一倘值水旱奇荒三空四盡百萬生靈嗷嗷垂斃仁人君子當此苟可自全性命即當傾財救濟而一人之力有限須得實有善心者廣為勸募設法賑給庶幾轉溝壑為衽席此在大家股戶首當倡率者也魯恭云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故愛民者必有天報今上天見其地人民稍有罪愆不得不罰以災既罰之災又矜其飢寒困苦

不勝哀憫。忽有人焉，憐而賑之以錢財衣食，使不致填於溝壑。上天又不勝其慰然歡欣，將必報其人，以世世子孫富貴壽考。此一定之理，無可疑者也。

司馬溫公曰：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又云：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貽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為子孫久長之計。又云：人受命於天，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窮。善心既發，切莫中止。溫公位至宰相，子孫十八世為顯宦，世上惟大智慧人眼光看得遠。善觀天道，善體天心，為其能廣種福田，以散為聚也。張清恪公伯行曰：地方雖有富戶，未必人人好善樂施，必得上人獎勵勸勉，則有所慕而為善益力。宜諭富戶各量力捐施，捐極多者為一等尚義之民，院司給匾旌獎。次者為二等尚義之民，知府

給匾旌獎。再次為三等尚義之民，州縣給匾旌獎。若有破格多捐

為人所不能為者，申詳撫院，具題旌獎。切問齋文鈔

楊景仁曰：太平之世，遇歉歲而民不饑，蓋不獨捐上以益下也。抑民間有自相補助之道焉。歷代助賑皆有優獎之典，誠以施期於當厄，多一人捐，即多數人食；多勸一人捐，即多活數人命也。

聖朝屢遇災荒，賑貸蠲緩百方，籌畫不惜千萬億。帑金之

費又何藉涓埃之涖注？然鄉黨好施者，例加獎勵。此勸善之良謨，實救荒之仁術也。大抵勸輸之事，不一端。助賑而外，凡設粥、平糶、輯流民、收幼孩、施衣、施藥、施棺等項，皆是也。當饑荒之歲，安富必早安貧，斯有力。皆須努力，是在良有司之善勸矣。積至誠以感之，而不臨以貴勢，分清俸以倡之，而非諭以空言，牖之以懿好之良人，雖愚而易曉，動之以厚德之報，民雖嗇而易從，恠以饑民劫掠

之可虞。則分財以拯荒。為保家之至計。歆以令典。褒旌之可慕。則樹德以受賞。為榮身之善圖。分多寡以量其力。未嘗強以所難。戢刁悍以定其心。俾勿牽於所慮。鼓之舞之。亦克用勸。何庸抑勒哉。竊見相調相救。與仁讓而勅懋和。聖世良民。由多良吏也。荷歟隆矣。

王圻賑貸羣議第七條議。倡義記曰。富則仁義附焉。好義之心。人孰無之。在上之人。陽激而陰率之。則僦之士慕焉。雖嗇夫亦捐千金如敝屣矣。以百姓之財。救百姓之死。倡導鼓舞之機。惟豪傑默運之耳。第十條議。權宜云。飢民命在旦夕。非權宜從事。曷克有濟。昔汲黯矯詔開賑。范仲淹縱民競渡。范堯夫發常平封椿粟麥。不待報。韓文預支官軍俸糧。不待命。皆能便宜從事。有地方之責者。仿其意而行之。蒼生幸甚。袁黃曰。凡係世家。未有不由祖德深

厚而科第延綿者。予舊館於當湖陸氏。見其堂中掛一軸字。乃其先世兩代出粟賑饑。而人贈之者。文中歷敘古時濟饑之人。子孫皆膺高位。謂陸氏他日必有顯者。今自東濱公而下。三代皆為九卿。其言果如左券。則今之閉糴射利。剝眾自肥者。可反觀矣。臣鑒錄  
宋撫州守黃震約云。天之生人。惟有愛人。人眾不能盡。皆契天天定。則時加汰治。凡其饑厄之歲。皆其升沉之機。富室之在豐年。賢否未知也。及至荒年。或惻怛而濟惠。或頑忍而不恤。富室之賢否分矣。小民之在豐年。善惡未白也。及至荒年。或堅忍而守分。或無賴而妄作。小民之善惡見矣。賢否既分。善惡既見。天之升降。是人於斯乎決。此非因果之說也。天道自然。固應爾爾。所以飢饉之後。富者或自此而貴顯。或自此而禍敗。貧者或自此而溫厚。或自此而刑戮。皆有明徵。思之思之。自當猛省。○貧○賤○衰○成○王○汰○於○成○第○日○自○此○

于忠肅公勸平糶榜曰富厚之家有三千金家計可捐貸百金萬金家計可捐貸三百金亦不過三十分中一分耳捐一分之資而活數千人之命上紓朝廷隱憂下為子孫積福吾勸汝等為此好事爾等未必慨然及一聞僧尼說法化緣遂能捨大貲財以邀來世福澤豈非妄謬乎孰若捐數十百金以濟嗷嗷飢苦之民生前萬人感戴沒後百世流芳之為愈也多有富豪之家平昔慳吝不肯捐賑嗟乎渺渺一身在世食用有限死又將之不去且終日營營千謀百計作馬牛而不肯少輸一二為此美事乎我亦知爾等富家巨室皆辛苦經營成家必不强致之亦安敢强出之但恐爾等不行此便宜好事為可惜耳

願成正賑荒問答有云人之情將損人之財以予我貪者必受也將損人之財而並損其人之性命以至並損其人之父母妻子性命

命以予我雖甚貪者決不受也夫饑民一日得米三合許便可以不死計一歲中每一石米可救一人不死荒年珠粒僅有此數不在饑民腹中則在宦家富室倉庫中今閉一石不發必有一人死者矣閉十石不發必有十人死者矣閉百石千石不發必有百人千人死者矣然則宦家富室除正供日用外其餘倉庫中陳陳堆積者皆堆積死人皮骨血肉腦髓也夫省一筵宴之費可活幾人省一交際之費可活幾人省一呼盧之費可活幾人省一土木之費可活幾人省一簪珥衣被之費可活幾人省一摩挲古玩之費可活幾人省一供給游狎客之費可活幾人省一布施庸俗僧道之費可活幾人夫以種種活人之物而糜費之無用之處以為雖至至未有不有以豪舉娛樂則是合數千百千死人皮骨血肉腦髓羅列目前以為非豪舉娛樂也清夜尋思理上說得過否心上打得過否縱然他說

理上硬得過心上瞞得過自有天帝鬼神與他算帳不知究竟硬得過瞞得過否記得萬曆某年某鄉有某上舍積餘米三千石值歲荒價一兩二錢時上舍在外其管倉僕寄信云米價貴可難矣上舍批云待貴至二兩方許糶不數日火發焚倉三千米悉燬其他古今報應事更不勝悉數嗚呼可畏哉某言到此直是肝腸寸斷涕淚千行鐵石人聞之當必有踴躍奮起者而况讀書明理之士哉

救災前鑒

趙閱道知越州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解腰間金帶置庭下于是施者雲集全活十萬人厚德錄趙汝愚道見病者必收卹之躬為煮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食餓者宋史

哲宗元祐三年冬頻雪凍死者無算呂公著為相日與同列議所以救禦之術乃發官米官炭遣官分場賤賣以惠貧民貧病之人日給醫藥餽粥又不時委官看問以故多得全活康濟錄

張綸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見漕卒凍餒死者眾嘆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俸錢市布絮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宋史趙抃知越州值大饑多方救濟及春人多病疫乃作坊以處疾病之人募誠實僧人分散各坊早晚視其醫藥飲食無令失時以故人多得活康濟錄

元張養浩為陝西行臺中丞時關中大旱飢民相食公拜命之日即散其家之所有與鄰里貧乏者道遇饑者即賑之死者則葬之到官六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於天晝則出賑饑民終日無少怠元史



王克敬除江浙行省都事鄱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出廩粟賑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鄱陽距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為仁而吾屬顧為不仁乎都中因得免元史

劉燾知虔州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燾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

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一境生子無夭闕者明善集嚴世期山陰人同里張邁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饑儉慮不相存世

期間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長成宋史嘉靖十年奏准陝西災傷太重遺棄子女州縣官設法收養如民

家有能自收養至二十口以上者給與冠帶康濟錄文宗太和六年詔曰天下有家長者皆死所餘孩穉十二至襁褓

者不能自活必至天傷長吏令其近親收養仍官中給兩月糧亦具

都數開奏康濟錄

黃震提舉常平倉初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有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媿而貧者許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眾宋史

宋史食貨志振恤條載孤貧小兒可教者令入小學聽讀其衣襦於常平頭子錢內給造遺棄小兒聽人乳養仍聽官觀寺院養為童行宋於幼幼之道規制周悉黃文潔更為酌定益詳密矣

隋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昇置廳事醫藥之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皆感謝而去其後病者多就使君其後固留養之始相愛風俗遂變綱目

倪文正公一命浮圖疏引云竊爲米價高騰天災未已麥青有待  
近憂三四之交榆赤無條遠危六七之際頃者分坊設賑亦既普  
郡歸仁然固有窮谷荒邨他鄉別井卧儒游旅廢丐瘦囚居遠仁  
者之鄰名逸飢民之籍鳩鵲在望殍殮漸繁誰不有懷所思無術  
今則曲求巧便別啟因緣不假多施但占一命計自春暮以及秋  
中爲期百有四旬量米日纔五合不過七斗以閱三時今以萬錢  
廣施萬衆萬腹仍枵苟只一橋專渡一蟻一緡卽足爲此功德勝  
於浮圖各務盡心共回厄運以萬寶登廩之日爲七級合尖之期  
一願倡募者領冊一本認救一命更於親友間輾轉勸募卽自己  
無力者但能勸募多人功德自應無量也一注認之後須訪查確  
覈必得真實無告束手待斃而後可以當之無或忽畧受欺虛此  
善願一每十日給米五升錢一百文自六月初旬起至九月盡止

如米不足以麥代之亦可一遇有異鄉流落枵腹露居且夕就斃  
者更當設處空屋半間俾得容身棲息倘家無餘屋者或於大寺  
觀公所覓一無礙隙地使暫棲止并宜由縣出示如有寺觀僧道  
神廟司祝不肯招留饑民者察出定應究逐不貸一此舉費少功  
大願相與踴躍從事約計米六斗錢一千二百文便可全活一命  
一倡募某人領冊倡募共募救飢命若干人認察舉飢民者開記  
某人察舉及所舉飢民姓名列於後幅上書賑主姓名中書認一  
命下書飢戶姓名及啟賑日月某人察舉飢戶幾人按此係崇禎  
時浙省荒旱會稽倪文正公設一命浮圖冊以勸於鄉遇有真實  
無告束手待斃者仁人君子觸目警心各任一命日給錢米以待  
秋成務使全活而後已雖所及有限而實能生人救人百人發心  
卽活百命千人發心卽活千命各人一片惻隱至誠真可以格天

心回厄運豈小補哉臣鑑

蘇州府陳公鵬年救荒二十策

康熙四十七年水旱相仍陳公以此策請詳江浙督撫頒

行初時米價二十文一升不及兩月每升止糴八九交民歌再造洵不愧經濟宏布

禁占米作酒○禁小麥燒酒○禁黃豆打油○禁糙粳白粳作糖

○禁麩皮作麪筋今即糶賣貧民作餅度荒五項嚴禁中縣一

禁屠沽熟食惜福省財只許賣○勸巨室富商捐米賑飢是年平

公天眷親至富室勸捐至誠感人剛柔遞用有願捐十石者有捐

數百金者有捐累千金者給米給錢外到處造粥施粥又施藥賑

濟數月至食新而止捐數有餘仍還富室合縣無一餓殍○興工作以濟乏如築城開河修橋

○寬山澤之禁如聽民賣鹽捕魚不禁採樵等○犯罪情有可疑

者聽其以粟贖罪取以賑飢○不論官吏軍民婦女僧道雜色等

人能捐米助賑者少則給匾領賞多則詳憲候

言○延請名醫開藥室以救病民○近山之民教採松柏療飢博物志云

荒歲不得食可細搗松柏葉以水送下不飢為度清粥湯送下尤

佳每用松葉五合相葉三合研服或專用松葉亦可但須禁一切

食物自能○緩刑凶歲犯法者省禮冠婚喪祭○貸民種食地利

也○謹防盜賊恐為民害也○官吏紳衿者民每逢初一十五齋戒沐

浴執香步行各廟拜禱以祈民休荒歲災禍易起故搜索鬼神

每州縣中擇有才德者主持荒政如料理給米施粥之類使小民

米者一體○花米豆麥等船放關一月并遣人夫牽挽護送外郡

上聞○花米豆麥等船放關一月并遣人夫牽挽護送外郡

日則價日減是轉歉為豐一大關也○其年平湖知縣董天眷

得陳公鵬年指教先造為富不仁區額二十堆在縣堂始從鄉村

勸捐遇頑富三家釘匾門首并准告發凡田土斷加勸贖家業幾

去半從此由鄉到城樂輸眾多所以賑賞有餘也昔朱子與寮屬

日勤分以救民之急不得不小有所忍若為富民計較太深則

恐終無可行威克厥愛于事乃濟陳公深得朱子救荒之道矣

節錄先賢救荒四策

先策者未然也如復屯田理鹽務近水防漂乏水防旱懲游手

訓節儉勸農桑興水利有事以粟為賞罰廣種代穀食常平倉委

任得人。率建社倉。或借裕鄰封。則薄商征借靈海道。則清海寇。又如叢說所云。督撫將各項下賍罰銀。令府縣盡糶穀。徒流以下。許其穀贖。一縣有災。鄰縣通融借貸。減價平糶。先策者將然也。如水旱穀種既沒。當預先廣糶他邦。查災傷無可生理者。貸之。隨地利可栽種者。教之。貧富皆令約食。近處糧米。先事奏請截留。當蠲富賑。急踏勘。先事奏請。正策者已然也。一開倉平糶。除緊急兵餉外。其餘出陳易新。二截留。上供平糶。與民將錢輸部。國課無虧。三借帑糶。帑金可借。則差官循環糶。糶米可利民。銀仍補庫。四勸富賑。飢多有面諭。罰賞兼施。五勸典用米。令賞批往產米處。遠糶聽民以物質米。照時價值。大興工作。如興水利。葺橋路等。并勸民婚葬營繕。權策者佐正策之窮也。招徠商販。令遠商聞風競來。則米價自減。并馳檄鄰封。速令開禁。暫免關鈔。經過地方嚴巡。

護送或重罪有可出之機。令人入粟以贖。

荒政叢言

明僉事林希元疏云。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饑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募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

牧令當行二十二條

一曰方旱則誠心祈禱。二曰已旱則一面申州。三曰告縣不可邀阻。四曰檢旱不可後時。五曰申上司乞常平以賑糶。六曰申上司發義倉以賑濟。七曰勸富室之發廩。八曰誘富民之興販。九曰防滲漏之奸。十曰戢虛文之弊。十一曰聽客人之糶糴。十二曰任米

價之低昂十三日請提督十四日擇監視十五日參攷是非十六日激勸功勞十七日旌賞孝弟以勵俗飢者骨肉不能相保有能孝養公姑竭力供祖父母者當即十八日散施藥餌以救民十九日寬征權二十日除盜賊行旌獎二十一日察冤獄孝婦含冤三年不雨二十二日掩枯骨

審戶

宋蘇次參澧州賑濟患抄劄不公給印冊一本用紙半幅令各自書某家口數若干大人若干小兒若干合請米若干實貼於各人門首壁上如有虛偽許人告首甘伏斷罪以便委官查點又患請米者冗分定幾人為一隊逐隊俱用旗引如卯時一刻引第一隊領米二刻引第二隊以至辰巳時皆用此法則自無冗雜且老幼婦女悉得均糶矣○又任澧陽司戶曰權安鄉縣正值大澇始至令典押將縣圖逐鄉抹出全澇者用綠半澇者用青無水之鄉用

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來參合方請鄉耆逐鄉為圖復以青綠黃色別其村分出圖參驗故不檢澇而可知分數催科賑濟亦視此為先後其法甚簡要也○明陳龍正曰賑飢之法往往吏緣為姦皆由戶之不能審也貧者未必報報者未必給其報而給者又未必貧請就里申推一二大姓任以賑事有司不時單車臨視稍立賞罰科條以勸戒之蓋大姓給散其利有九習知貧戶多寡不至漏冒一也給散近在里申得免奔走與留滯之苦二也披籍而得姓名穀米之數即便查勘三也以鄰里之誼不至偽雜損耗四也貧戶素服大姓即有缺漏易於自鳴五也食糜各於其鄉不至羣聚喧雜穢惡薰蒸而成疫癘六也大姓熟識近鄰不至攫奪七也分縣官之勞八也吏不能為奸九也

剔弊

一鄉保里地於查報飢口給票散賑時多有指稱使費需索災民不遂其慾則多方刁蹬恣意請張印委各官務須嚴加禁約加意密察一有見聞立拏究革枷示追贓如有故縱該管道府州察實嚴叅○一劣矜刁民見鄉地混報吏胥侵蝕卽從中挾制或於本戶之下多開數戶或於領賑之時頂名冒領鄉地吏胥明知而莫可如何不可不察○一各衙門書吏視辦災爲利藪給票則有票錢造冊則有冊費災民無力出錢卽刪減口數州縣如此府司院胥吏明知其弊因而需索稍不遂意將冊籍苛駁更有上下勾通將空白印冊交給任其朦開捏造俱於賑糧內取盈非上下衙門之本官互相覺察尤難破此弊也○一州縣官長厚者任其朦蔽而不能覺察柔懦者受其牽制而無以自展又或因倉穀庫項尋變虧缺借此開銷或希冀盈餘入己遂徇私而不察其弊詎上開

一孔下開百竇則大利歸於下而重罪歸於官矣

急賑卹

環慶大饑帥守坐不職罷去范純仁代之始至慶州餓殍載路官無穀以賑純仁欲發常平封貯粟麥賑之州郡官皆不欲曰常平擅支罪不純仁曰環慶一路生靈付某豈可坐視其死而不救衆皆曰須奏請得旨純仁曰人七日不食則死豈能待乎諸公但勿預吾獨坐罪可耳卽發粟賑之一路飢民悉得全活

撫卹事宜

一撫卹一項原爲被災之初查賑未定極次未分災民之中如係猝被水衝家資飄散房舍衝坍露宿棲棲現在乏食勢難緩待者自應不論極次隨查隨賑給以撫卹一月口糧或錢或米各隨災戶現棲之地當面按名給發印簿委記官登彙冊報銷仍卽訊明

各災戶原住庄村註冊。俟水退歸莊後查明災分極次。仍按原莊給賑。其衛軍貧生兵屬有似此者。亦應一體查辦。如有竈戶在內。鹽法衙門管理。倘場員查辦不及。應令地方官照依民例。先行撫卹。造冊詳請鹽政衙門撥還歸款。○一猝被水災。房屋坍塌。一時舉爨無資者。或暫行煮粥賑濟。其有趨避高處。四圍皆水。不通旱路窮民無處覓食者。該地方官亟應買備餅麵。覓船委員散給。以全生命。此係猝被之災。事非常有。向無另項開銷。如遇此等辦理。應按其救濟災民口數。歸於撫卹項下報銷。

貸米粟

後魏李元忠為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至秋徵收。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耳。徒有虛名。不救其敝。遂出十五萬石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之。

陸會禹曰。杯水不可救車薪之火。古云。一千石與國同休。咸救民之災。苟不力任。王仁恭見殺于劉武周。郭子和誅王才于榆林。衛皆以不賑而起。人拂逆之心。可小視哉。今刺史不事虛名。增其賑米。不獨救民。且可弭盜。

貸牛種

明僉事林希元疏云。幸而殘冬得度。東作方興。若不預為之所。將來歲計復何所望。故牛種一事。猶當處置。臣召父老計之。自立一法。逐都逐圖。差人查勘。除有牛無種。有種無牛。聽自為計。外無牛人戶。令有牛一頭者。帶耕二家。用牛則與之供食。失牛則與之均賠。無種人戶。令富人戶一人借與十人或二十人。每人所借雜種三斗或二斗。耕種之時。令債主監其下種。不許因而食用。收成之時。許債主就田扣取。不許因而拖負。亦加其息。官為主契。付債主收。此法一立。有牛種者皆樂於借。而不患其無償。缺牛種者皆利於借。而不患其乏用。有災傷處。如臣之法。似可行也。



廣糶糶

明周文襄忱撫蘇時云。次貧之民宜賑糶。其法有二。有坊郭之糶。宜多擇諸城門相近寺院。及寬廠民居。儲穀於其中。不限時日。零細糶之。糶米計升多。不過一斗。糶穀不過二斗。如姦牙市虎。有借倩粧扮之弊。出首者重賞。其弊自革。有鄉村之糶。宜行保甲之法。間月而糶之。每先一月出示。將有災之鄉。保限次月某日某保排定日期。每隔一日一糶。以防雨雪壅滯之患。每甲大約許糶三石。多則五石。若通水去處。當移舟就水。次糶之。糶價俱比時價減少。愈少愈善。富人強奪貧人之糶。用張詠連坐之法。一家犯罪。十家連不許糶。其糶本借官銀。或借官糧。或勸富家。事完各歸其本。如係民家。則加獎可也。

通商販

宋熙甯中。趙抃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諸州皆榜道路。禁人增米價。人多餓死。抃獨榜通衢。令有米者任昂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米價更賤。而民無餓者。陸會禹曰。抑價之令。一行。商賈知之。乎。固戶恐人賤糶。畧留少許。以應多人。餘皆重價而暗售他方。故無米者。室如懸磬。有錢者亦欲呼庚。於是。一夫不靖。千人應之。趙公之倫。○從政郎董煟云。比年為政者。不明立法之意。謂民間無錢。須當籍定其價。不知官抑其價。則客米不來。若他處騰踴。而此間之價低。則誰肯興販。商賈不至。則境內乏食。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饑民手持其錢。終日無告。糶之所有。不肯甘心就死者。必不能安靜。人情易于煽搖。此莫大之患也。惟不抑價。非惟舟車輻輳。而上戶亦恐後時。爭先發米出糶。其價自賤。

憐婦女

少婦處女。初次到廠吃粥。之後當給半月之糧。令其吃完此米。再

到厥中來吃一次。如前給之。後皆做此。不可令彼含羞忍恥。日日到厥挨擠於稠人廣眾之中也。

憐嬰兒

不論男婦到厥吃粥。倘懷中有嬰兒者。許給一人之粥。令其攜歸哺之。彼利此粥。不致棄子造福更大也。

憐寒士

明御史鍾化民曰。讀書者不工不商。非農非賈。青燈夜雨。常無越宿之糧。破壁窮簷。上有枵雷之腹。一遇荒年。其苦萬狀。從厚給之。○粥不可過熱過飽。潤飢民腸胃。凡有活人之心。宜無不加體察。

勸捐棉衣

高文定曰。直屬今年被災地方。窮民困苦何蒙聖恩。廣沛普徧賑卹。已無飢餒之患。惟是晨風戒涼。向前漸入寒

冬。孤苦無營之人。雖幸得食而衣不蔽體。仍恐莫保身命。深堪憫惻。案原題部議紳衿士庶有情願捐賑棉衣者。報明地方官聽其自行經理。多則題叙。少則獎勵。奉

旨允行。及今撫卹災黎之計。捐備棉衣。又為急務。各州縣可即出示勸諭紳衿士庶。有願捐賑者。即今製備棉衣。分給貧民。或交地方印官。於赴鄉散賑之便。察看單寒極貧之男婦。攜帶散給。不得預期聲張。更不得委任胥役。仍將捐給數目。據實申報。分別獎叙。如奉行不善。致有抑勒擾累。定即加以處分。

安流民

宋富鄭公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入境內。公擇部內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官吏待闕者。給之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

者廩之約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勞之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葬之叢塚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卽拜禮部侍郎公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式公每自言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

### 憫時疫

明王文成守仁曰。災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潮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療者湯藥。饘粥不繼。多饑餓以死。乃歸咎于疫。夫鄉鄰之道。宜出人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于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敦行孝義爲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于罪。猶且

三省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于閭門相枕藉以死。爲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母忍背棄。灑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饘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以見告。有能興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災疫。實由令之不職。垂愛養之道。上千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苦。父老其爲我慰勞存恤。諭之以此意。

### 收育棄兒

宋葉夢得守許昌。值大水。流殍滿道。公盡發常平倉所儲者賑之。全活者數萬人。獨有遺棄小兒。無由得救。公詢之左右曰。無子者何不收養。曰。人因所願。但患歲豐年長。卽來認去耳。公卽立法。凡

災傷棄兒父母不得復認遂作空券印結發於里社凡得兒者明書於券以付之計救小兒共三千八百餘人後官至尙書左丞封侯子皆登第○宋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拘至署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故一境生子無天闕者○明于忠肅謙巡撫山西河南勸民曰若有遺棄子女里老可即報與州縣著官設法收養候歲熟訪其父母而還之如里內有賢良之民能收養四五口者官犒以羊酒給其匾額十口以上者加綵緞免其終身差役二十口以上者官帶榮身一時富民樂捐而尙義者甚衆

禁賣牛宰牛

明僉事林希元曰凡年歲凶荒則人民艱食多變鬻耕牛以苟給目前不知方春失耕歲計亦旋無望按問刑條例私宰耕牛再犯累犯者俱發邊衛充軍但民果貧不能存活許其赴官陳告官令富民收買仍令牛主收養即以本牛種田照鄉例與富民分收待豐年或富民得牛或牛主取贖如此則牛可不殺而春耕有賴矣

敦風俗

明王文成守仁諭軍民曰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從長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鬪爭父老子弟曾見有溫良遜讓卑已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凶狠貪暴利已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鬪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見疾于官府內破敗其家業上辱父祖下累兒孫何苦而為此乎此邦之俗爭利健訟故吾言懇懇於此吾愧無

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聽吾言各訓戒其子弟○陸曾禹曰民之日流於汚下而不能享太平之福者人知之乎皆由未知孝弟信禮義廉恥之為重耳如父兄能以此而教子弟師友能以此而曉愚蒙在位者察其言行獎其淳良民雖頑未有不感奮者

以工代賑

宋白祐二年吳中大饑時范文正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于是諸寺工作並興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遊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民使工役備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致轉徙溝壑耳是歲惟杭饑而不害○窮民無事衣食弗得法網在所不計矣故盜賊蜂起富室先遭

塗毒而餓萃亦喪殘生為害可勝言哉今勸富民治塘修堰餓者得食富室無虞保富安貧之道莫過於此○明萬曆間御史鍾化民救荒令各府州縣查勘該動工作如修學修城濬河築堤之類計工招募以興工作每人日給米三升借急需之工養枵腹之眾公私兩利陸曾禹曰化民之救荒曰馳數百里巡察各縣粥廠隨堤等類悉令開工每人日給米三升不許畧加枵穀又諭州縣有領工價而或稍怠其役者鞭撻概行停止恐一人臥痛闔室餓亡故耳誠不世出之仁人也

勸富戶業主當商

明宣德間山西河南荒命于謙巡撫二省公到任即立木牌於院門一書求通民情一書願聞利弊二省里老皆遠來迎公公曰吾欲首行平糶之法汝眾里老可將吾言勸諭富豪之家將所積米穀扣其本家食用之外餘者皆要糶與饑民若仗義者每石肯減

價二錢減至一百石以上者免其數年差役一二千以上者奏請  
 建坊旌表有不願者亦勿強若有姦民擅富要利坐視饑民不與  
 平糶者里人具稟以呈重罰不恕凡有借欠私債一槩年豐還納  
 ○陸會禹曰勸諭之道不一握其要則民輸恐後失其方雖官索  
 不輸曷弗以古人為法乎○又有一種分頭勸不可不知宜預查  
 通縣共有幾社每社先訪才幹出眾者能事能言者數人聘以禮  
 酌以筵許其旌獎每一人令其勸輸幾戶多者為能倘有富足而  
 不聽勸諭者有司始自勸焉不激不撓循循善誘務在必得如是  
 則社社無不輸之上戶村村無不救之窮民矣詩云苟矣富人哀  
 此甿獨周禮云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明有無原  
 貴相通濟貧即是安富勸分其可少乎特不可稍存其私耳

救荒福報

古來世家大族富貴綿延者無一不由於祖先之陰德而陰德  
 之最大者莫如饑年施賑一舉即可活千萬人下全人命即上  
 契天心古云活千人者後必封洵不誣也考諸記載賑荒善報  
 幾不可勝數茲特就臆見所及臚列之以資勸感至近世大家  
 日者如吾吳之彭氏潘氏以及崑山之徐常熟之蔣常州之趙  
 錢塘之許其先世之積功累德固婦豎所共知者茲不復贅  
 漢伏湛為平原守時境內大荒湛謂妻子曰百姓困苦極矣奈何  
 獨享用乃其清齋食粗糲不肉食悉分俸祿賑鄉里全活無算後  
 官至司徒封侯子隆為光祿勳孫會皆貴顯  
 唐蕭復為太子僕射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騰貴家貧將鬻昭應  
 別業行賑時宰相王縉聞其中林泉之美使弟紘致辭若以別業  
 見贈當處足下於要地復對曰僕以家貧鬻業將拯救孀幼耳倘

以易美職於身。令無告之人凍餒非鄙夫之心也。

宋陳堯佐知壽州。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活數萬人。公曰。我豈以是為私惠哉。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樂從也。後以太子太師致仕。壽八十二。謚文惠。

李廷美妻徐氏。有賢行。家貧。遇凶歲。自度不能活人也。則命冢婦日計煮飯。用米若干。而多煮為粥。鄰人饑者。來則食之。曰。吾日三粥。足以無飢矣。而餘力可兼濟人。不愈於食飯而獨飽乎。

趙壹為平原守。時多盜。乃與諸郡計捕。斬其渠帥。餘悉赦之。青州大蝗。侵平原。荒甚。乃出俸賑之。勸富民出穀濟飢。所活萬計。官太傅。封侯世爵。

滕元發知鄆州。時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為疫。痛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家。使出力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并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全活至五萬人。後為龍圖閣學士。年七十。一無疾而逝。

齊劉善明。平原人。元嘉末。青州飢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餽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

宋眉州蘇杲。遇歲凶。賣田以賑鄉里。及熟人將償之。辭不受。以致數敗其業。而不悔。子洵。孫軾。轍。為世大儒。

宋祝染。延平人。遇歲凶。賑濟煮粥。療病無虛日。後生一子。幼即聰慧。應舉入試。鄉人夢黃衣使者執旗報喜。奔馳而告。曰。狀元榜上有四字。曰濟饑之報。及開榜。果狀元及第。

東吳駱統。八歲歸會稽。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減飲食。其姊仁愛。有行。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早告我。而自苦如此。乃自以私蓄盡與統。

又以其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明瞿興嗣好行陰德有一貧人值大雪餓不能起晨往以錢二十緡投窻隙而去歲歉有人來糶米受其錢五千佯忘曰汝錢十千耶倍與之凡負販者必多償其值曰彼手胼足胝以求利所得無多忍與較乎年八十子孫榮顯

徐孝祥隱居吳江家甚貧忽於後園樹下得白金一甕亟掩之人無知者後二十餘年值大荒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乃啟甕日取數錠糶米以散貧人全活不勝計銀盡乃已子純夫入翰林宋富弼爲樞密副使爲小人所譖罷去夏竦復誣弼遣石介結契丹起兵期爲內應仁宗怒甚以有救者乃落職知青州時河朔大水飢民流入境猝難獲食相繼待斃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以官廩貯之勸分得公私廩舍十餘萬區散處

其人以便薪俸擇待闕官吏廉能者給其祿使循行鄉里問老弱疾苦官吏皆言其勞約爲奏請率五日輒以酒食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爲生聽流民取之主不得禁流民死者大塚叢葬之從者如歸市或謂弼非所以處危疑禍且不測弼曰吾豈以一身易六七十萬之命乎行之愈力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所全活甚多帝聞之遣使勞弼卽拜禮部侍郎尋與文彥博同相制下朝士相慶封鄭公進封韓公壽八十謚文忠配享

漂陽任南原公樂善好施天啟時大荒出米數千石以貸鄉里貧人廩蓋一空自食粥次年秋人勸其索償公曰貧人經大荒後今稍甦不忍逼索遂取券盡焚之曾孫蘭枝榜眼及第元孫端書探花及第



海甯陳氏先人富而好施嘗建高樓每午刻高樓四望見里黨有不舉火者使人以粟周之遇疫時開局施藥施棺置義塚地數百畝一生樂善不倦晚年遇異人指以葬地科甲鵲起累代中堂至今為望族

桐城大學士張英張廷玉父子中堂忠孝厚德其先五世祖某公仁慈好施遇歲荒以米萬石半價盡糶於鄉里心甚喜曰荒年半價乃豐年全價無損於我有益於人實為心慰仍捐萬金設粥濟貧如是三次後家無餘音即將田屋衣物賣銀買米以救餓者後遇化齋異人指葬地今子孫貴顯不絕

王均亂蜀雷有終討之欲屠城時蜀中名士范燦范璫暨文鑒聞道迎王師曰蜀人懦弱其脅從者畏死耳城下時切勿屠戮鋤其兇黨可也有終見三人皆偉丈夫又感其至誠為改容曰非聞長

者言幾作忍心事矣於是合城獲免至今范氏子孫蕃盛為蜀中

甲族文鑒享上壽

全琮字子瑾錢塘人父好積聚嘗使琮賣米住吳市易吳荒旱琮將米散給貧民空舟而返父責之琮對曰兒以所利非急而吳民方有倒懸之難因便賑給不及啟也父大喜私異其子後琮仕吳封錢塘侯

倪閃沙縣人穎悟好學節儉好施每出以錢自隨遇貧則擲其家不問知否路遇丐者必給錢人皆曰此小惠耳倪曰我但念其窮而可憐何計惠之大小若以小惠而不為使天下人盡存如此識見若輩多應餓死矣及領鄉薦赴禮闈雖處京師施與不減屢試不中人譏曰君以濟貧為事何屢屈於春官豈造物有未知耶閃聞益自勵紹定三年寇起蔓延侵境兵獲從賊者皆繫獄閃憫其

無知羅法日飲食之已而得釋後火焚民舍將及閃家賊黨相與撲滅鄰家獲全明年大饑道殍相枕閃罄家以糜粥濟之活者萬計次年赴試人多夢豎旗於閃門旗上書饕餮陰功四字果大魁天下爲尙書

河南按察使張孟球居官廉潔遇年荒自食菜粥嘆曰百姓饑饉吾當與百姓共苦安忍食厚味耶因出已俸并夫人衣飾糶米賑饑於是富戶爭相煮賑全活無算生五子皆登科

吳鳳岡五十無子蓮池大師勸其行善吳曰吾貧不能行善師曰爲善不在貧富貴賤宰相日日有可行之善事乞丐亦有日日可行之善事只要存心力行不息耳功過格上有許多不費錢的善事爾可受持爾教讀一年所得不過十餘金用度自然不足爾能持齋戒殺盡心教學不誤人家子弟路見字紙米穀必拾起見虫

蟻不忍輕傷遇衰老殘疾乞丐卽施一文二文錢一碗半碗粥口

中時時說因果報應好話勸人爲善今當荒年正是寶山取寶之時宜格外出力救得一人是一人的好事救得十人是十人的好事多抄救飢方治疫方傳貼廣勸施助此皆貧人可行之大善事與富貴人布施千金萬兩者無異也鳳岡遵師訓力行不怠後享高壽生四子二登甲榜今爲江干望族

披髮婆子年約八十餘不知何處人在沁水縣東門內往來求乞口念彌陀不絕聲人憐其老多施錢米婆卽轉施孤苦饑民并云我代施主轉種福田也後里人見五色雲起草市中見婆坐逝異香郁然

太原布商劉全順求袁柳庄相面袁一見驚曰兄大限只在一月內可飛速回家辦後事柳庄神相也言無不中因是歸寓惘然不

樂表姪周鰲問故始知因勸云今大荒歉人相食何不捐資五六  
十兩買米麥散賑諸貧人積大陰德或者可回造化劉卽依言星  
夜發銀辦米散賑過一月餘無恙復往見柳莊又驚曰爾作何大  
陰德滿面陰陽紋非但延壽且可得二貴子劉後年八十五生二  
子皆登甲榜子孫科第不絕

天啟時祥符縣車夫金芳貧而好施遇荒年自吃糠粃荳渣見飢  
寒殘疾人必施一二文每日推車得錢隨路散去空囊而歸有時  
雨雪不出常忍飢一二日不怨也年六十四歲遇無心昌老贈吞  
丹藥髮白復黑齒落重生鄉里皆異之後復遇昌老隨之而去不  
知所終

天啟時桐栢觀道士趙紫霞遇歉歲將錢米衣物盡施山下貧苦  
老幼殘疾自絕食掘荻根剝榆皮療飢致成病而卒舉棺甚輕開

視惟留敝衣一襲蒲履一雙屍解而去

嘉靖時平陽府西街楊士炎開張糧食舖吃虧忍氣不與人校人  
呼爲楊呆見貧苦乞丐必與錢米店夥有時叱罵乞兒楊云貧苦  
小人所求者不過一文一勺何忍加以阿罵且人生靠天只要店  
中生意順利無官非口舌火盜自己吃用省儉些每日亦不爭乎  
此數百文錢貧人買米三五升者常令他自量任滿不取其利遇  
荒年家內所存錢米平價糶完每日晡帶銀錢往僻巷小街見孤  
兒寡婦及貧病不能舉火者酌給之凡肩負挑販老幼殘疾無不  
沾其實惠愈施濟而家財愈盛六十二歲秋病入冥府見冥官查  
其善功增壽二紀後壽九十二歲無疾而終子孫累代富厚至今  
已二百餘年益多貴顯可見爲商爲賈之人若能留心積善隨地  
可種大福蓋錢財是命中一定之物分中有財能捨得自能積得

上天必千倍萬倍加利還之。分中無貽。即使使用盡心。襁成家立業。而天地降罰。飛災橫禍。不難奪之而去。或爲不肖子孫敗去。留不美之名。與人作笑柄。所謂小人在。自爲小人。深可惜也。嘉靖時南昌熊兆鼎翁。精內外科醫術。不計財利。不避寒暑。往往自備藥餌。以濟貧病。遇荒年。卽步行四出。赴診。甚至賣田以濟。所活無算。自妻冬衣。葛裙怡然也。年八十歲。誕日。忽見中堂懸紅綾報單。上書奉上帝命。命熊兆鼎三日後。赴福建省城隍司。任詢之。家人皆云不見。至期沐浴更衣。拜天地。別親友。端坐而逝。異香滿室。數日而散。子孫繁衍。科甲不絕。爲江西望族。蘇城桃花塢潘敦仁。療疾數年。臥床待斃。自思身後。要錢何用。不如及早濟人。時值辛未大荒。售屋八間。捐施粥廠。米六十石。忽有異人自言能治其疾。請診之。卽開一方。一服而愈。

徽商汪宇亭。算命者言伊只有四十五歲之壽。無子。丙子歲。餽捐粥米一百六十石。後年七十餘。尙健生四子七孫。蘇城長洲學前馬鶴林。辛未會助粥米十六石。助後三日。往淮安寓湖嘴子蔣家飯店。至夜半腹疼。下樓大解。忽聽轟然一聲。樓上牆倒。衆人攜燭往視。馬之臥床已壓碎矣。馬此後一心力善。享壽八十二。子孫滿堂。

蘇城南濠李文璧。於丙子年父故。廣脩齋醮。一夕父神憑孫女福全對文璧云。爾在生亦孝。我今當此荒年。有此錢財。何不施濟。飢寒。今但延酒肉僧道。禮經拜懺。於我毫無益處。若肯施濟。飢民比經懺勝多多也。文璧異而應命。明日卽施饑人。每人錢一百二十文。共用七百餘千。其父又神憑福全對文璧云。爾可爲大孝。冥府已加增福壽。我亦往生富貴人家去矣。

救災有福說

左傳秦子桑曰。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或者疑其說近邀福。而其心不純。近世張氏爾岐辨袁氏立命說。以其瑣瑣責效。目爲異端邪說。田氏蘭芳撰唐幼章句。釋感應篇序。謂希福冀報。非儒者所宜言。推其意。則救災而言有福。不亦與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旨。相反乎。竊以爲張氏田氏之說。精矣。然持論過高。無以誘人爲善。且斥立命說爲異端。尤矯枉過正者也。袁氏記功錄過。大小厚薄。各有成格。造物若稱量。以相償。誠未免沾沾作計。較然必謂其望報而始爲善。說已近苛。况以私僞斥之。何以服彊爲善者之心耶。彼不求報而亦不爲善者。轉於人有濟耶。田氏嘗感應篇亦以其中勸戒。輒以禍福爲驗耳。不知所言善惡之報。卽虞書惠迪吉。從逆凶之說。商書福善禍淫。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易言積

善餘慶積不善餘殃皆此義也何田氏不敢議書易而獨議感應篇耶夫子言後獲言後得未嘗不言獲不言得也然則行救災之道必有救災之福安可以言出於霸佐而疑之試畧舉救荒感應之事以昭法戒焉宋淳熙初司農少卿王曉平旦訪林機時爲給事中在省其妻曉姪女也垂淚訴曰林氏滅矣驚問其故曰天將曉夢朱衣人持天符來言上帝有勅林機論事害民特令滅門憐而寤猶彷彿在目也曉待林歸叩近日所論奏林曰蜀郡旱歉奏乞撥米十萬石賑贍有旨如其請機以爲米數太多蜀道不易致當酌實而後與封還敕黃上諭宰相云西川往復萬里更復待報恐於事無及姑與其半可也只此一事耳曉舉蹙去未幾林病歸至福州卒三子繼踵亡此建言阻賑之報也

張詠知益州日嘗夜夢詣紫府眞君降階接之禮甚恭繼請西門

黃兼濟揖張益州坐黃承事之下夢覺莫知所謂問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令具常服見既至果如夢中見者再三問平生有何陰德承事云無他惟每歲收成時隨意出錢收米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糶與細民價例不增張公嘆曰此宜居我上也使兩吏掖之而拜此每歲平糶之見重於神也

明萬曆年姚思仁巡撫河南殺賊甚多忽病被攝冥司主者詰曰爾何好殺如此姚曰某爲天子執法耳主者曰凡爲官當體上天好生惡殺之心爾不以哀矜自省理應受罪姚曰固也當兩省凶荒某會上疏請賑所活不下數千萬獨不可相準乎主者曰此爾幕賓賀燦然所爲已註其中年富貴矣姚曰稿雖賀作疏由某上獨不可分其半乎主者點首言是亦有理遂令其生還賀從姚於官因見凶荒特作疏稿勸姚上之後賀年四十登第累官冢宰姚

官至工部尚書。此上疏請與作疏人同心救荒之報也。他如宋祝染施粥而子及第。邵靈甫發所儲浚河而子梁登第。孫剛魁南省。明馮玘賑流民而壽逾八十。子冠舉進士。蕭遠出粟濟饑。而年七十五。子良有良譽俱登第。救災獲福確有證驗。事難枚數。畧舉其槩如此。夫釋氏因果之說。近於荒誕。而善惡感應。固有昭然不爽者。救災恤鄰。道也。卽道也。行道有福利也。卽功也。正誼必有其利。無誼外之利也。明道必有其功。無道外之功也。歆以福利。人有所慕。而爲善。怵以禍。則人有所懼。而不爲不善。行道有福。之說。正欲盡人納之於道。誼利不謀而獲。功不計而成。由畏罪者。強仁而進於智者。利仁也。安得以私僞疑之哉。必計有所爲。而爲之。其心已雜。而不純。吾恐持論過高。轉失聖賢與人爲善之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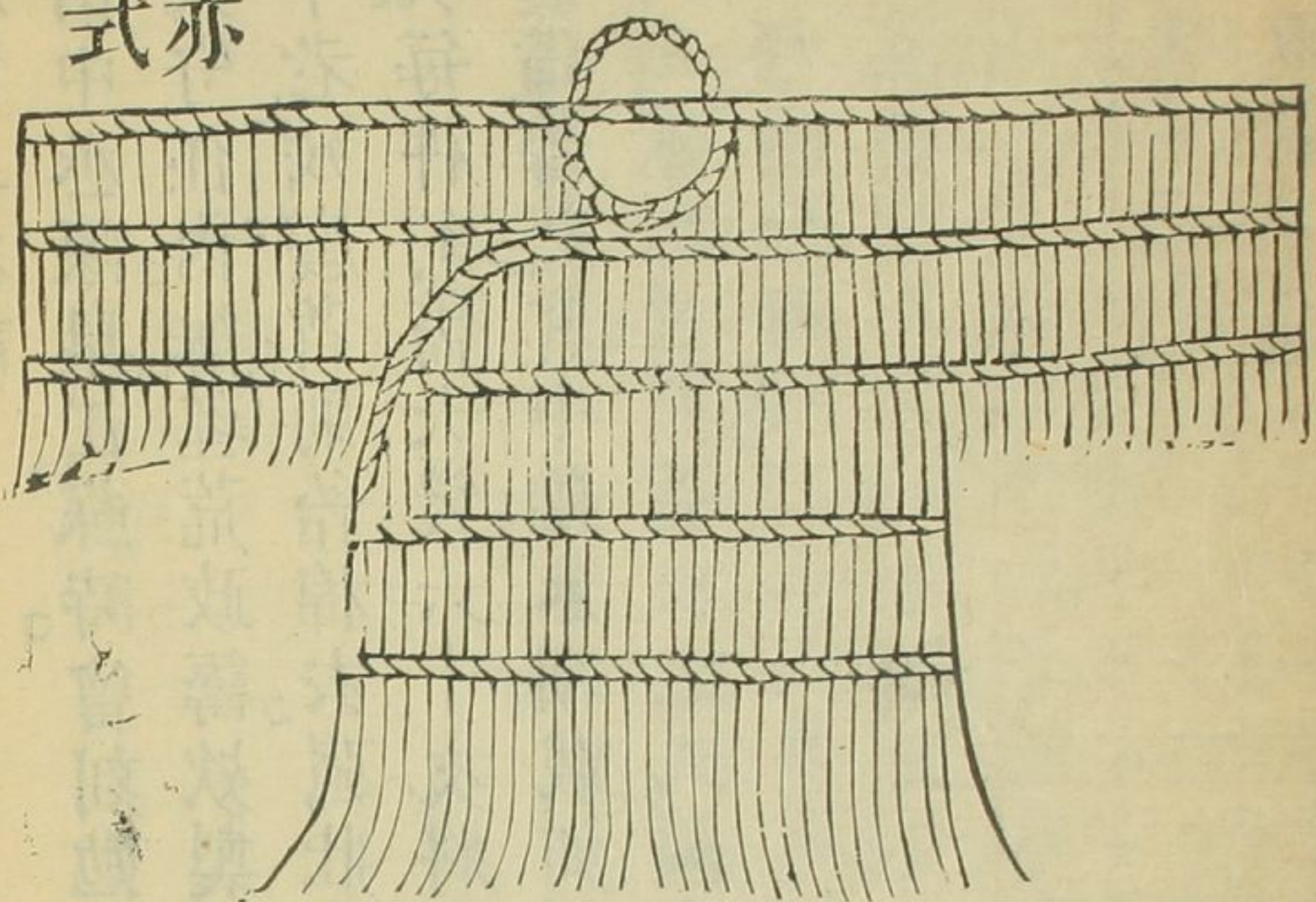
附勸製草衣說

裕魯山中丞陳臬江蘇時。曾刻勉益齋偶存稿一書。內載在湖北武昌太守任內。辦理荒政。籌款製辦棉衣之外。尚有飭製草衣一項。其年老殘廢者。則給棉衣。強壯者。則給草衣。載明廣購稻草。編製草衣。每件約需大錢六十文。將草衣式樣。交給委員。飭縣看視。遵照製備等語。其中雖未細載如何造法。其所云編製者。想用粗麻線。將稻草打軟。照蓑衣之式編成也。若得做成式樣。廣傳分送。俾人人可仿照而行。則農人亦可自製。并可售人。利益頗大。緣近年人多費絀。綿衣之給。勢難遍及。惟草衣價廉。工省。亦足禦寒。爲衣爲被。均在乎此。活命法。此爲最廣。願有心人。急起圖之。

草衣之舉。既不雅觀。亦未必適體。未遇嚴寒。或有不屑受者。然與其衣不蔽體。難過殘冬。何如權藉草身。稍禦風雪。草衣木食。古聖人尙有此風。何碍體面。惟願仁人君子。多爲製備。廣給貧寒。可救無量性命。幸勿以其輕賤而忽之。

草衣式

蒲衣亦可照式



將稻草打熟用燈草葭繩編成。或用麻皮線更好。背後雙層。餘俱單層。長約二尺二寸。即雇善做蓑衣人為之。每件約重四斤有餘。每件工食草料約六十餘文。得此式則草裙草褲皆可類推。或編蒲作衣。亦無不可。草衣蒲衣。前後背心。均可夾用蘆花。更為有益。

濟荒粥賑章程

卷五之三

濟饑莫善於粥。而設廠施粥。流弊極多。故施粥廠中病斃者。纍纍無數。本欲救之。反以害之。固董理者所不及料。亦未始非墨守舊章不善變通者。滋之咎也。擬粥賑章程。

粥店十便說

一省廠費。施粥必須設廠。或公所大房。局面既大。上下人等。伙食工料。一應費用不少。粥店則不必設廠。但就地方公所。只須數間空屋。除鍋灶缸杓器用外。其餘各費。俱可從省。  
一可接續。施粥有出無入。當大荒之年。集捐不易。經費恐難為繼。開店賣粥。則半施半賣。賣出錢文。又可以資轉運。相濟源源。在災民已得便宜。在我亦堪接濟。便可多延日月。不致半途中止。



一免奔命。粥廠必須人集給發。守候多時。比及吃完散放。為時

已晚。數里往返。仍然枵腹。每日為兩碗之粥。奔命不遑。老弱婦女。固不能堪。即年壯丁男。亦難強忍。日久疲乏。難行。或宿窮簷野塚古廟荒菴。勢必流為乞丐。甚至風寒染病。僵仆道旁。最為可慘。粥店則隨到隨發。不必守候時刻。自無此等流弊。

一免廢業。粥廠見人數給粥。十口之家。必十口偕來。遂至扶老携幼。衝風冒雨。觸日可憐。終日役役。男荒其畊。婦荒其織。有妨將來活計。將欲濟之。適以累之。奈何。若粥店則一家只須一人來買。其鄰右不能行者。并可托以帶買。在家者仍可勤其故業。即來買者往返甚速。歸後仍可操作。本業兩無妨碍。

一全體面。施粥一事。顧體面者。雖朝不謀夕。往往甘心窮餓。不屑差來。而愛好婦女。又恐出乖露醜。不肯赴廠。其情最苦。此則

以買為名。與者非惠。受者無嫌。且可帶買。則婦女并可不必親來。全人體面。體恤最至。

一少擁擠。設廠施粥。必俟人集方給。人數既眾。擁擠必甚。老幼病弱。受傷必多。甚至傾跌墮命。粥店則自晨至晚。絡繹發付。隨即散去。可多可少。聽人自便。自無擁擠之弊。

一易籌辦。施粥不分界限。須各處一時并舉。否則遠近偕來。尤難支應。且經費必須廣集。方能舉事。而估費過大。勢必人人畏難。反阻善舉。粥店則可以漸次開設。經費亦可漸籌。可收可放。可大可小。可暫可久。辦理自易。且施粥必須將粥煮齊。方可散放。而粥多時久。每易清壞。粥店則隨煮隨買。可無清壞之虞。

一免疾疫。粥廠既設。人跡雜沓。廠旁臭濁。穢氣薰蒸。即飽煖之人。尚易染成疾病。故司役者。往往易生怠心。而災民以寒餓之

軀。早起跋跣。道路風霜。外邪乘虛而入。守候既久。厥中再受穢濁。無論老弱。卽強壯者。必生疾疫。此中性命關係不少。粥店則既無薰蒸之氣。卽跋跣遠來。到局卽有粥吃。以充餓腸。不必守候。自無疾疫之慮。

一省司役。粥廠督理煩雜。必須多請司事。多僱夫役。所費甚多。况以人多而忙在一時。尤易生弊。董理者耳目難周。粥店則經董只須一二人。主櫃亦只須一二人。夫役不過三四人。一店已可兼辦。二三圖自晨至晚。陸續打發。無甚匆忙。况夫役少。則耳目易周。自然難於作弊。局費亦屬無多。以逸待勞。以簡御煩。此爲最善。

一多暗助。粥店既設。則極貧次貧。一一呈露。倘實係極苦之戶。無錢買粥。局董須另脩粥籌。暗中送給。自無向隅之憾。而且目

擊情形。動人最易。往往有有心人預買粥籌。就中冷眼相看。酌量給予。令其到局領粥。或給錢令買者。自無苦樂不均之弊。如實係經費不敷。難於爲繼。則不妨用間日買粥法。否則三日中賣一日亦可。惟須先行貼出。方不貽誤。或用糠粃麥糊粥。或米湯。或炒米薑湯。附局散施。極貧之戶。則調劑災民。無微不至。逢雨雪之候。則用粥担法。徧送。或看天氣有久雪之象。則米麥糠粃雜糧。按戶分給。或施不飢。亦可使有餘糧。以待晴霽。自可免多少杜門飢孳矣。

此事最係飢民性命。集資稍有端緒。卽當趕辦。若必待經費充足。而後舉行。則日延一日。徒託空言。災民待哺嗷嗷。恐已多填溝壑。宜先就最荒之鎮。先行開辦。鄰鎮見有成效。自必奮興繼起。其好善者亦必樂於續捐。從此勸行愈推愈廣。可以徧及四

鄉有志竟成。自古若是。若慮有本非飢戶亦來買食。有碍極貧地步。可先查明戶口。分別極次給票。填明人口。其次貧之戶。或人口折半亦可。准其買粥幾碗。自無浮冒矣。此法始於錫邑青城鄉。於道光二十一年大水為災。義賑之外。又添粥店。以二百千為始。其時不分界限。十里之近。均來買食。計飢口三千餘。延至七月之久。所費一千七百餘千。人皆稱善。嗣後道光二十九年。水發更大。合邑成災。遂合邑通議。分圖開設粥店。一時並舉。勸圖內稍可自給者。勉力書捐。其圖內無大戶者。總局協濟酌貼粥米若干。計合邑粥費六萬餘千。全活災民數十萬眾。可見善有同心。所患赴之不勇。為之不誠耳。能勇能誠。何事不濟。

道光二十九年常州府通飭合郡勸行刊發規條

救飢之法。惟粥最宜。而施粥之弊。前人有極言之者。以其有擁

擠守候之勞。且有接濟為難之慮也。道光二十一年。錫邑被水

成災。北鄉芙蓉楊家各圩尤甚。有青城鄉北七房鎮同人集資

開設粥店。半價發賣。先查給粥票。照票發籌。照籌發粥。臨早晚或多或少。聽其自便。其實係

極貧之戶。無錢買粥者。許照票半給。如平糶之給餘錢者。或暗

與錢。或許暫賒一碗半碗。聊可充飢。此舉無施粥之名。有救飢

之實。煮粥之本日有所虧。則逐捐逐補。故延至經年。事半功倍。

人皆稱善。近鄉仿行者不少。至二十九年。常郡合屬大水。特將

粥店章程。由府通飭各屬。一体照辦。一時郡屬各鄉城。仿照遵

辦者數百處。飢民便焉全活。無算。謹擬粥店簡便說如左。冀有

心人采擇行之幸甚。

從來救荒之策。自

恩賑撫恤外。莫善於煮賑。然煮賑雖善。要亦不能無弊。蓋設廠

煮賑必俟遠近饑口齊集方可給發。不至日中必不得食。彼枵腹者恐不及待矣。且煮賑必按口給發。凡一家有數口者。不得不扶老挈幼而至。始則奔走恐後。繼則擁擠爭先。勢所不免。其疲癯殘疾。不勝奔走擁擠者。不得食也。此煮賑之弊也。故有心救荒者。莫如去賑之名。而寓賑之實。於被災之區。開設粥店。減價發賣。較之煮賑。其便有四。隨到隨買。不須等候。則無擁擠之患。其便一也。一人來買。兩三家可以安坐而食。無事萬人空巷。以致廢時失業。其便二也。煮賑經費浩繁。難於久遠。以故人人畏難。以煮賑一處之費。可以分設三處。以煮賑一月之費。可以延至三月。費少則易成三也。且顯有賑饑名目。在自愛者。或有甘心窮餓而不肯食。至於以錢買之。則不以爲恥矣。其便四也。前於道光二十年。無錫青城鄉六一圖會行此法。周圍十數里。

之內。人人稱便。已有成效。今歲水災尤甚。民不聊生。好善君子。倘能放其大概。斟酌行之。或十里五里。隨便開設粥店。以至麥熟爲期。則起死肉骨。彼嗷嗷者。均沾實惠。於無既矣。謹將煮賣條規詳開於左。

- 一 每米一斗。加粉二升五合。煮粥百杓。
- 一 煮粥須用新米。南米最好。粉米不拘。每粥一杓。定價四文。半杓二文。
- 一 每作灶一副。頭二鍋煮粥。梢鍋貯水。俟粥出鍋後。卽將梢鍋滾水。勻入頭二鍋內。便省柴火。
- 一 粥米每鍋須有一定之數。預先量准。將兩鍋米并在一處。用小缸水浸半日。
- 一 頭二鍋須用極大者。名平三尺。梢鍋次之。
- 一 風箱要大。且要新。旣省龔糠。出粥又快。

一煮粥水須用礬打潔淨

一粥出鍋後貯大缸內不可任其上面結蓋倘結蓋則熱氣不能外達易變清水須用長柄扒頭時時兜底攪之

一先後出鍋冷熱之粥斷不可貯放一缸

一煮粥之鍋須先燒滾水二三次然後煮粥

一粥不可過熱亦不可太冷

一煮粥宜舊鍋舊傳新鍋煮粥煮飯菜饑民食之未有不死者故廠中須用舊鍋萬一舊鍋不足須將新鍋或向庵堂寺院或向飯鋪酒家換取舊鍋備用庶不致損人之命此又一要法也

粥不可過飽過熱

明崇禎庚辰年浙江海寧縣雙忠廟賑粥人食熱粥方畢卽死每口午後必死數十人與宋湖州賑粥粥方離釜猶沸滾器中飢人

急食之食已未百步而卽死者無異後杭人何敬德知之遂於夜半煮粥置大缸中明旦分給死者寡矣其所以必死之故人知之乎凡食粥者身寒腹餒必然之勢身寒則必喜熱粥腹餒則必貪飽餐殊不知此皆殺身之道立死無疑故賑饑民其粥萬不可過熱令其徐徐食之戒其萬勿過飽始可得生賑粥時尤須大書數紙多貼於粥廠左右上書餓久之人若食粥驟飽者立死無救若食粥太熱亦立死無救猶當令人時時高唱於粥廠之中使瞽目者與不識字之人皆知之庶可其警人之生死係焉仁人幸無忽也

因里設廠賑粥

魏叔子禧曰施粥者必須因里設廠若勞其遠行恐半途仆斃又須立人監理令飢民至者隨其先後來一人則坐一人後至者坐

行至之下。已坐者不許再起。一行坐盡。又坐一行。以面相對。以背相倚。空其中路。可令擔粥人行。走坐至正午。擊梆一通。高唱給第一次食。令次序輪散。有速食先畢者。不得混與。一次散訖。然後擊梆二通。高唱給第二次食。如前法。共三次。即止。蓋久飢之人。腸胃枯細。驟飽即死。再飢民中。稱有父母妻子。卧病在家者。量行給與。携歸處。分已訖。方令散去。散去之法。令後至坐外者。先行挨次出廠。庶不擁擠踐踏。又多人羣聚。易於穢染。生病須多。置蒼朮醋碗。薰燒以逐瘟氣。又不時察驗。嚴禁管粥者。尅米將生水攪稀。食者暴死。其碗箸各令飢民自備。○按米多亦不得施飯。久飢食飯有立死者。

### 一擔粥法

賑粥者。聚而待哺。冷氣薰蒸。更防變生意外。莫若用擔粥法。無定

期。亦無之所。每晨用白米數斗煮粥。煮粥盛以有蓋桶外備小盆貯碗十隻。篋十隻。盞茶少許。分訖至通衢。若郊外。凡遇貧乞。令其列坐。人給一杓。每擔需米五六升。可給五六十人之餐。十擔便延五六百人一日之命。或數日。或旬日。更有仁人繼之。諸命又可暫延。無設廠之勞。有活人之實。既可時行時止。又且無功無名。量力而行。隨人能濟衆。每日有仁方矣。此崇禎辛巳嘉善陳龍正賑粥之法也。如四月後天炎不可用粥。不拘糲米麥豆磨粉為蒸餅湯糲之類。照散粥法分給。亦便。

### 陸桴亭施米湯約

陸桴亭世儀勸施米湯約曰。荒歲米貴。民多食豆。糲麩糠草根諸雜物。溢滯塞腸。久飢者每每致死。嘗考方書。惟穀性最養人。人但得穀氣。即累日可以不死。因思今素封家。雖無餘力。可以活人。然朝夕炊粥飯時。幸少增勺米。湯沸必挹取數盞。盛大甕中。多多益

善明晨以湯再燒量入麥粉少許使成稀粥更以水薑三四塊搗碎調和飢民畏寒有薑汁各就門首施之或一次或早晚二次湯則辟寒氣通腸胃盡為度用以稍潤飢民腸胃凡有活人之心宜無不以為然者問切

鈔齊文

### 黃慎齋澄煮麥粥法

黃慎齋澄煮麥粥法曰用大麥磨成麵子每麵八升加以碎米二升調成糊粥遇飢年擇一倚傍廟宇空處對面搭棚十間兩頭設立木柵門門派二役把守柵內砌土灶五眼用大鍋五口滿貯清水燒冷滾沸預將米粉麥麵二八拌勻堆貯棚內一鍋水滾入麥麵攪勻頃刻濃熟可吃用大杓約一大碗自東柵門放飢民魚貫而入就鍋與一大杓挨次給散令其由西柵而出一人掌杓施粥其調煮之人即於第二鍋內下麵調攪頃刻又熟二鍋散完即散

三鍋次第以至四五鍋而第一鍋又早水滾可用矣鍋不必洗人不停手竈下十人竈上十人共二十人替換足供是役計麵粉每升可調三四杓濟三四人計三四石可濟千人每日調粥十餘石可濟四五千人初不慮擁擠也自卯未辰初散至午未竣事計麥麵米糶之價較米價止十分之五而人工費用器具又省十分之七八矣其便有五一價賤則經費可充可久一麵粉麤於米粥非實在飢民不來爭食一米糶拌入麥麵之中廠內人不能侵尅攪熟可現吃非若冷粥傷人脾胃一頃刻成熟可吃非若米粥必隔夜燒煮不費人工時候如境遇大荒城鄉分設四廠可無受饑之民矣但須預於半月前發米磨麵發大麥磨麵責成磨坊碾部陸續磨運堆貯以供應用無缺查大麥麵子淮揚徐海貧民藉以日食收買甚易江以南則須買麥焙熟方用以免傷人脾胃切問齋文鈔

道光二十九年。錫邑大水。各鄉設粥店數十處。而吃粥者多。博濟爲難。因設糠粨糊粥。權宜補救。其糊用糠六分。粨四分。其磨細粉入鍋。將滾水調糊。畧煮數沸。傾於缸內。缸外用草鞮圍之。上覆以蓋。經時不冷。如無粨。以大小麥粉代之。或用小豆餅磨粉攪入。蓋因施賣米粥。尙有濫吃之人。若此糠粨糊。則非真極餓者。必不屑食。所來就食者。盡屬極貧之輩。是以人皆稱善。而助捐者源源不絕。凡救饑時。而以經費爲憂者。可仿辦也。時有粥必須好白米。且言必須極乾極厚。皆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經辦者之苦心也。米麥之外。一切雜糧。如包穀。豆粒。番薯。亦堪作粉。果腹。但散給各粉。只可調糊。切不可作糕餅乾食。恐傷脾胃也。

災年恤產保嬰規條

卷六之一

自來荒政諸書。有收養棄孩局一條。善舉也。而近世習俗。往往有生卽淹斃者。則收之無可收也。且有產後凍餓成病者。則局中不及顧也。事關兩命。法宜兩全。擬災年恤產保嬰規條

災區恤產保嬰引

從來荒歉之年。民間多棄嬰不育。蓋以粟珠薪桂。度日維艱。爲父母者。自顧不暇。不遑顧及所生。且近世多溺嬰之俗。呱呱墮地。卽付沉淪。習俗效尤。恬不爲怪。每逢饑饉。淹棄尤多。戊申夏秋之交。江水驟溢。江陰壽興沙被潮泛漫。田廬淹沒。其地人民。救死扶傷。謀生不給。凡有生育。往往淹斃。男孩亦所不免。予在江邑沙洲間。產嬰孩多不能舉。有老婦言。其里不滿百戶。兩月中。已淹斃女孩三口。男孩一口。外此當更不計。言之惻然。在生者艱屯適遇。或不願瓦全。苦命重貽。父母之罹。在生之者。顧復同情。



何竟至玉碎甘心。忍割裏毛之愛。事必出於無奈。情或有所難言。鄰母喧傳。嘆手援而莫及。鄉人驚告。嗟目擊以難堪。是何心哉。良足悲已。况饑年產婦。以寒餓之軀。猝焉坐蓐。愁腸百結。枵腹難支。憔悴姬姜。最易感冒。倘無調理。曷保生全。查荒政諸書。有收養棄嬰一條。洵為濟荒善舉。顧收之於既棄之後。恐奄奄弱息。或不免為委瘠於道旁。何如恤之於未棄之先。庶小小血胞。轉可望擎珠於掌上。爰擬仿照保嬰局規條。并入賑局兼行辦理。或另集捐款凡飢戶中有新生男女。而勢不能舉者。勿令淹棄。許報明局中。查驗的確。先給綿胎一件。白米一斗。錢二百文。嗣後每月酌給錢米。附賑散給。以賑畢為止。並請縣出示曉諭。禁止溺嬰。如此則貧民既因有所助而樂於留養。嬰孩更得依所生而易於保全。即在產婦得此一助。更可安心調攝。亦不致以強起操作。而生意外之虞。

道可兩全。事堪兼舉。門開方便。既以全災民骨肉之恩。術本行仁。並可免孩赤沈淪之慘。想有心人當不以為迂遠也。是為引條規。

是舉即照錫邑青城鄉保嬰局規條辦理。專為荒區起見。凡被災地方。無論水旱疾疫。總可照辦。如有賑局。便可就局舉行。倘不能辦賑。宜另集捐資。各就本鄉設法。實為救命要着。現在功德。切勿錯過。

一定例。凡災戶中有生育女孩不能舉者。許憑保報局查確。先給米一斗。錢二百文。小衣一件。寒天用棉胎亦可以後給與憑票。逐月酌給。視經費之多寡為盈縮。能曲為籌畫。接濟至成熟之期。更為大妙。如經費難集。即一二月亦無不可。千餘文即可救人一命。便宜善事。莫過於此。

一 生產本屬險事。荒年更堪憐憫。一朝坐草囊乏半文。枵腹臨盆。支撐無力。往往昏暈難保。若必待報局查驗。恐致耽延時日。所得未能應急。凡辦事諸君。如逢荒歉。不妨先到各村坊訪問。如有有孕之家。約某月將產。可即先爲注冊存根。臨期報局。不待查驗。即可付錢。且約有成數。籌費更易爲力也。

一 男孩例不應給。然一遇荒年。男孩亦恐不保。亦宜稍爲酌濟。以期必舉。戊申冬。蘇郡收養流民。恤產每名給錢五百文。以後即添入小口冊。故生育男女無一棄者。產母有病。另爲調治。保全亦正不少。

一 荒年籌捐不易。各村坊注冊後。約計若干。該錢每名若干。不妨勸人公捐。或一人認養一名。或一人認養十名。隨力捐助。以期衆擎易舉。

一 保嬰局大意在因助思留。因留生愛。因愛得保。其法實隨處可行。荒區尤易見效。略有所助。無不欲慈。慈得錢。轉可賴以過活。故凡有生育。無一溺棄。且撫養分外當心。數月後。嬰孩已能嬉笑。而吾法自此行矣。

一 是舉於戊申冬初。就江邑之壽興沙先行。貼招舉辦。十二月初。又於常邑之青草沙仿照辦理。全活頗多。已著成效。爰稟請撫憲陸札飭藩司通飭各屬。被災之區。一體照辦。惟願賢父母實力奉行。並出示曉諭。設法勸捐。率地方善士。悉心籌畫。共起而圖之。使百千萬及溺嬰孩咸登仁壽。造福當無限量。

按宋史黃震提舉常平倉。初常平倉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之於既棄之後。不若先於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富媿而貧者。許里胥請於官贍之。成活者衆。惜

後世辦荒者多不計及此。此舉洵足補近時荒政所不及。

江蘇巡撫陸通飭稿

爲通飭照辦事。據金匱縣生員余治稟稱。竊天下事莫大於人命。則仁政之行莫大於救人性命。現屆歲荒。粟珠薪桂。在在動關性命。而惟產婦嬰孩爲尤急。蓋近時鄉里間多溺女惡俗。遇此災年。父母尙難度日。何況嬰孩。故無論女孩之不育者十有八九。卽男孩亦恐不免。呱呱墮地。慘遭戕害。可悲可慘。莫此爲甚。况飢年孕婦。以凍餓之軀。猝焉坐草。支持乏力。難產堪虞。而且貧戶以紡織爲活計。產後尙強起搯作。多致感冒風邪。釀成危疾。故災鄉產婦嬰孩最關緊要。查南北朝任昉爲義興守。歲荒禁民產子不舉。有孕者輒助其資。全活數千家。洵可爲後世法。現擬就賑局中另開一欸。先就災區查明貧戶孕婦註冊。臨產時卽給以白米一斗錢。

百文衣褲各一件。錢米以半年爲率。如是則嬰孩既以得所助而易爲留養。產母亦以得所助而足以保全。一舉手間。卽關兩命。得則生不得則死。所費有限。所救無窮。若得推廣遵行。尤爲全活無量。等情前來。查溺嬰本屬惡習。產婦尤屬可矜。若非設法周恤。頃刻卽關兩命。所擬章程。意美法良。洵足補從來荒政所不及。除出示勸行外。合行通飭各屬一體遵辦。云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

日

云

災區恤產保嬰善願引

生產險事也。呼吸之間。動關性命。昔人比之死裡。逃生者此也。而一遇災年。則險又加險。蓋災年貧婦。腸胃空虛。氣血衰薄。一旦以寒餓之軀。猝焉坐草。用力稍過。往往虛脫。其險一。囊乏一文。穩婆孰問。倘逢難產。妙藥誰施。慘痛莫支。束手待斃。其險二。而且貧家

藉女工爲活計。一日停機。合家坐困。倘急於餬口。產後卽強起。搯勞多致感冒風邪。釀成危疾。其險三。有此三險。則產母之命固已危如朝露矣。况乎近時鄉里間。所在有溺嬰之俗。豐年尙多此習。一遇災荒。在抱者尙思拋棄。何況初生。倘不稍爲酌濟。則無論女孩之淹溺者。十有八九。卽在男孩。亦有十居四五者。嗚呼。姬姜憔悴。那堪枵腹臨盆。孩赤啼呼。忍見吞聲投水兒兮。命苦生偏。遇此饑荒。母也心傷。死恐卽臨旦夕。待黃泉兮相見。泣勿呱呱。灑血淚兮。何窮號驚。慘慘苟設身而處地。當搔首而呼天。此景此情。堪憐堪憫。夫事必審其所急。生死所係。何急如之。事必權其所重。兩命攸關。何重如之。茲擬集一恤產保嬰善會。以出錢一千四百文爲一會。每遇貧戶生產。例給棉衣褲各一件。米五升。錢百文。第二月給三百文。以四月爲度。約計錢一千四百文爲一會。有力者千會。

百會。各隨心願。費小功大。何以加茲。普望當代仁人。四方同志。各發慈心。玉成善會。一鄉一保。量力仔肩。一冊半冊。隨緣分募。爲千百人重生父母。奚啻七級浮屠。結億萬年最勝因緣。先兆盈庭玉樹。

世之有心積善者。無不以買救人命爲急。而買命一事。莫多於荒年。荒年買命。尤莫多於恤產。所費不過一二串。已可保全兩命。并可救一家之命。現前極大陰功。想同心者。必不肯錯過也。

附災鄉恤產保嬰記略

于於道光二十八年秋。在江陰壽興沙辦賑。因其地素有溺女風。一遇災年。父母尙難自活。何況嬰孩。因設爲恤產保嬰之舉。先查飢口。中有孕貧婦。注明冊簿。許以生育之後。無論男女。到局報明。卽給米一斗。錢二百文。綿衣褲各一件。以半年爲止。計查懷孕貧

婦數百戶均爲注冊待給。十一月初二日清晨予在西沙公局風雨。中聞扣門聲。啟而入。則一十三四歲女童扶一老婦。目雙瞽。衣履盡濕。寒戰欲跌。詢之。知其女昨晚產一女。贅婿王某夫婦均病瘧。家貧。膝下已有二女一男。長者僅八歲。衣被早入典庫。皆着破單衣。所領賑錢亦用盡。六口嗷嗷。昨午餐僅啖菜湯。晚間吃得鄰家粥半盂。得坐蓐。產母呻吟牀第。恐無以爲養。囑將所產女孩速淹斃之。聞鄰人言。公局中另有錢米恤產。是以勉爲留養。刻下家中柴米俱絕。產後欲覓三文錢買沙糖煎湯飲。且不可得。今晨勢急。瘧又病瘧不能起。因冒雨來報云云。予察其情確實。因給以錢米并綿衣。並令食粥而去。老婦潛然曰。我幸得吃粥。產婦在床不知如何光景也。食畢負米出局。喃喃念佛而去。又東沙爲常熟界。以經費未集。至十二月初始挈資前赴。卽日查辦。同人以爲此事。

極好。惜先生遲至三日。已誤兩命矣。予詢之。則知慶陰沙有展姓婦。新產一男。其夫外出。婦與一八歲兒在家。寒餓不能支。生產後家無粒米。呼鄰童。掉所產兒棄於河。是夜產婦亦凍死。蓋婦所臥故無被。以竹簾爲蓐。又無稻草也。鄰人爲報局領義材。始知其事。若此舉早行。則產婦嬰孩均可保全。惜行之已晚。亦命也夫。予因爽然若失。深恨辦事遲延。致誤人命。爲之引咎傷懷者竟日。是舉於二十八年秋查辦孕婦。計先後七百餘口。以有錢米之助。均各留養。越明春。因築堤公事。赴各圩埭巡歷。每見有沙民抱其所養嬰女出。謂此女若非先生資助錢米。早已淹棄。何能到今日。顧小女孩則皆作嬉笑態。予不覺狂喜。謂此舉之真足以救人。實生平快事也。並記之以爲此後辦災者之嚆矢云。

填册式

今查得

鄉

圖

村

里貧戶

之

妻氏現在有孕

月約

月將產產後不准拋棄許報明局

中每月助米一斗錢二百文以月為止此查

年 月

日局查第

號

今有

鄉

圖

村

里

之妻

氏現於

月

日生產

孩一名係

根作保准給

月為止此存該氏現有兒女 名

年

月

日局存

恤產保嬰票

凡災鄉各圖飢戶中如有懷孕婦女煩圖董先行註冊一遇  
生產凡在鄰里務必勸他好為留養即日報明該圖董即領  
向局中給白米五升錢二百文以後准每月給錢五百文以  
月為止如離城路遠即由圖董墊付許到總局劃算如有  
假冒經手賠罰各脩陰德切勿忽略此啟

如經費不敷准在飢冊中填明加給產婦嬰孩口糧亦可

今查得 鄉 圖 村 里 之妻

氏於 月 日新產 男孩一名照例准給 月此照

月付 月付

月付 月付

年 月 日局給

第 號

蠶桑局章程

卷六之二

古聖王利民之道首重農桑蠶桑之利甚溥且厚可佐耕農之  
不足地有曠土而不知倡種桑之舉非所以厚民生也因民所  
利而利之是所望於彼都人士矣述蠶桑章程

清江勸課蠶桑局規條

清河磚圩門西設立勸課蠶桑局並分局公舉董事管理出入  
帳目照料兩局樹株公議事宜十條開列於后

- 一 局地十二畝餘現每畝栽桑五十株二年後長成每株好者可  
摘葉三十斤每畝只留四五十株餘揀出移栽他處以五株百  
五十斤之葉養蠶出絲一斤計一畝出絲八斤除去人工飯食  
一半頗有贏餘

一 養蠶俟接桑長成之後就近僱覓江南蠶婦來局教十五歲以

下女子養蠶

一籌款由紳士分單各向親友寫捐。無論多寡若干。均由局中給與收票。俟三年成熟。按每年一分起息。統共加三連本歸清。其婦女養贍銀兩。情願借入局中者。加給經摺。按月付分半利。亦俟三年歸本。官捐者。任滿日如數完繳。

一局中每年春秋二季種椹後。小桑甚多。如民間有願領回桑秧。自行栽種。悉聽其赴局領取多寡。隨到隨付。局中桑匠一名。每年照料桑樹外。定准接桑千餘株。以資配搭本秧。給散俾各戶均有湖桑可接本桑。

一局中散給民間桑秧。樹本微小。移栽者見效在二年之後。為日遲久。種者畏難。擬每年買備仙女廟兩年後大桑秧二三萬株。配搭本局小桑秧。普散給民。見效甚速。惟每萬須價五十千文。

現局中無力購辦。俟捐項稍有存積。即為買備。倘遇好善樂捐。美舉定必有成。

一民間種有大桑秧。四五十株至一百株。不知接條者。許其到局。邀請桑匠赴鄉代接。但需年前具稟到局。臨期方不致悞。

一局中每年種買桑葉。俾貧民知有桑樹。即可易錢。自必多栽桑樹。局中每年種桑秧。普散。並收備桑子施散。

一局中製造江南絲車二輛。鐵鍋二口。年年繅絲。如民間來賣繭。婦女願學繅者。令其自繅。買絲照買繭價酌加。總期於民有利。一局中每年刷印簡明種桑養蠶繅絲法三單。張隨時普為散給。有領桑秧者。必設立號簿。註明集鎮。以便知其散放多寡。以便桑匠分接。

蠶桑局事宜

得一錄

卷六 蠶桑局章程

二



規條既定。亟須妥速料理。所有一切應辦事宜。擇其尤為簡要者。開單於後。

一 編籬 查照古農書法。冬月夾雜密栽榆柳大長條。俟生活後。兩邊扳倒編為十字籬。用棕束緊。此外仍多栽酸棗。柗。楠木。椴。五加皮之類。總以有刺者為佳。

一 窖糞 冬日培根用缸盛魚腥水。百草水亦好。

一 接果 五月畦間種桑。冬月將土研齊澆過。春發新條。除次年接桑外。多餘可接果樹。不論楊梅石榴梅杏梨皆可接。

一 蓄菜 桑下種葱韭瓜菜。及芋苗山藥。取其頻頻澆灌。桑葉愈茂。蝗不食桑。芋故宜多栽。

一 采藥 霜桑葉桑寄生白皮及殭蠶之類。皆可入藥用。惟桑蟲多。蝨牛者。須勤捕之。方不傷葉。

一 取料 養蠶須矮桑。多留大者。長成材料。製一切器具。皆好桑梓。桑麻桑棗並稱。亦不妨連類及之。

一 養竹 局中需用。桑梯。桑几。及桑箔之類。大約竹器居多。喂羊 老桑葉。喂羊肥美。羊矢兼可飼魚。

一 分局 捐項充餘。可陸續添設分局。以期廣栽。

伐蛟事宜

卷六之三

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誠恐盛夏雷雨之際。伏蛟忽起。大水迅發。迫不及防。害及田廬人畜。非細故也。述伐蛟事宜。

伐蛟說

江南按察使翁藻條奏伐蛟禦蛟之法。乾隆十年二月奉

旨

此摺着抄錄。寄與江南浙江督撫閱看。如有可以仿照之處。令其酌量辦理。欽此。浙藩司潘思渠又廣其說。將一切辨觀氣色。制掘鎮壓諸法。著有條欵。詳准通行。洵非誕妄。惟聞山村人家。宅舍之旁。見一物狀類蚯蚓。頃之雷電交作。飛騰變化而去。逾時即安。一草一木。未經損傷。惟所起之處。下成深淵。小者可用人工。渾土填實。大者速為遷移。亦免崩陷。則蛟亦有善有惡也。為民上者。倘德行仁。懲姦除暴。則人物相感。自然災祲不生。群虎渡江。飛蝗入海。勝

于制伐之法也多矣。

翁臬司原奏

臣查被水之由多係蛟發所致。按蛟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瘦。本龍屬也。相傳曠原遂阜。當春而雉與蛇交。精淪于地。聞雷聲入土成卵。漸次下達于泉。久之卵大如輪。又聞雷聲奮起而上。剖而出。暴騰猙劣。往往裂岡嶺。盪田園。漂沒廬舍。人畜而迫不可防。雖雉與蛇非類而交。其事不經。又未見于紀載。似涉臆說。第考晉大元中。司馬軌之將雉。媒下翳。其媒屢雉。野敵遙應。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後。故是蛇。又武庫中忽有雉。人咸怪之。司空張華曰。必妖蛇所作。搜括之。果得蛇蛻。是雉與蛇交而生蛟。容或有之。要亦蟲惡爲民害者。所當亟爲驅除也。謹按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則蛟之宜伐也。明甚。惟是伐之法不傳。詢之山野父老。鑿言生蛟

之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長。鳥雀不集。其土色赤。其氣朝黃而暮黑。星夜視之。氣冲于霄。未起二三月前。遠聞似秋蟬鳴。此時蛟能動。不能飛。可以掘得。及漸起離地三尺。聲響漸大。不過數日。候雷雨而興。多生夏末秋初之間。善識者察氣辨色。掘土三五尺餘。其卵卽得多。脩利刃剖之。其害遂絕。或云蛟非龍引不起。龍非雷電不行。宜用鐵與犬血。及不潔之物以鎮之。又云蛟畏金鼓。夜畏火。夏月田間作金鼓聲。以督農。則蛟不起。若連日雨。夜豎高竿。懸以燈火。亦可避蛟。凡此搜捕之方。防禦之術。體察物理。未必無徵。臣竊以禦災捍患。惟慮不得其法耳。苟有其法。似宜試行之。況蛟水最暴。發則爲害非輕。歷查各直省內。每于山深谷邃之區。多被蛟患。若得前項禦蛟之法。通行各省。令地方官曉示居民。不時留心察看。如果掘得蛟卵。自可永除民害。否則如法鎮之。俾不得上騰。亦可

防患于未萌。此人力所能爲。似未便置之勿論也。

潘藩司原詳

查夏秋雷雨之際。崇山疊嶂之間。蛟水報警。間或有之。良由不識產蛟之地。未得翦除之術。以致蛟起之時。山水竝發。民間田廬多被漂沒。爲害非淺。則是防禦之法。誠不可不預爲講求也。查唐陸禋續水經。內載蛇雉遺精于地。千年爲蛟。又玉壺清話。亦載游伊山見雌雉飛入草中。薙草往視。果一巨蛇。一雌雉盤結糾纏。始念陸禋之說不誣等語。則是雉與蛇交。遺卵成蛟。散見諸書。似非不經。又說鈴內載甯國郡山中。秋蛟最多。山人每于大雪時。視其土方圓。文許無雪者。卽知下有蟄蛟。持鋤掘下數十丈。得蛟約千百觔。等語。是蛟之爲害。可以掘除。亦有明驗。今江南翁臬司旣奏稱生蛟之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長。烏雀不集。其土色氣色。以及聲響。可

以預爲察辦。宜用鐵與犬血不潔之物。并用金鼓燈火以制之。則防禦之法。亦旣明白。曉著允宜。徹照遵行。第本司考之齊諧誌。內載蛟有三畏。畏棟葉。畏鐵。畏蠟。又聞前明河臣潘季馴夢神告以高家堰隄下有蛟。惟石灰可制。詰朝投以石灰。遂斬二蛟。則蠟鐵棟葉石灰。似亦蛟所畏忌。凡有蛟處。所勘其土色。察其地氣。形色可疑。並宜預爲埋藏。以鎮壓之。或亦不無裨益。竊聞產蛟之處。多在深山幽谷。似應將捕禦諸說。刊刻小字。小板刷印。多張飭令地方官。于每逢宣講。

上諭及巡行村落。勸課農桑時。進耆民老農。親授方法。明白講解。再于經收錢糧之處。所無論城鄉花戶。完納給串之後。卽給一紙帶回。時時觀看。俾父老子弟。咸知捕禦之方。隨地察看。依法除之。惟是法立弊生。恐有地方奸棍。懷私挾詐。捏稱有蛟。或侵毀墳塚。或掘

壞田地亦未可定。應請除山野無碍之處。如有前指形色。知其下伏螿蛟。許令軍民人等。便宜制伐外。其闕涉他人墳塚田畝者。着令先期呈報。地方官立即詣勘。確實方許制掘。是又于立法之中。寓除弊之意。至保甲軍民兵役人等。如能捕獲蛟卵。許稟報府縣驗明。各給賞銀十兩。俾知奮勵。從事如此。區畫承辦。實心料理。庶蛟患可以漸除。民生實有裨益矣。

### 捕蝗章程

卷六之四

蝗蝻之害。損傷苗稼。頃刻成災。國課民生。兩有妨碍。雖曰天意。亦未嘗不可以人力爭也。述捕蝗章程。

#### 治蝗說

蝗蟲能食禾苗爲害滋蔓。惟在初生之時。竭力撲打。始易爲力。若羽翼既成。生生不窮。不但害在本地。兼能飛入隣境。故定例處分最嚴。州縣一有報發。當督率夫役。多方搜捕。不惜工費。務在盡淨。乃已。查乾隆五年九月。戶部會議。候補詹事李紱。奏捕蝗諸法。此方官民皆知。惟埋蝗最善。凡蝗生之地。中掘深坑。約長里許。兩邊用竹梢木枝。驚逐。蝗性類聚。一蝗返奔。衆蝗隨之。墮入坑中。卽行掩埋。不能復出。等語。應行文各督撫。轉飭地方文武官弁。凡有蝗生之地。照法辦理等因。又乾隆十七年三月。戶部議覆。山西道監

察御史周燾奏。略稱各處撲滅情形。有司縱不愛民。不能不畏處分。畏處分則不得不張皇撲捕。于是差衙役糾保長撥烟戶。設廠收買。是亦盡心竭力。不敢漠視矣。然有業之民。或本鄉本村無蝗。蝻往別處撲滅。惟懼拋荒農務。往往囑托鄉地。勾通衙役。用錢買放。免一二人為賣夫。免一村為賣庄。鄉地衙役飽食肥囊。再往別村。仍復如故。若無業奸民。則又以官差捕蝗得食工價。下已利。每于山坡僻處。私將蝻種藏匿。聽其滋生。延衍流毒。待應差撲捕之時。亦往往束手無策。不過叩禱劉猛。祈以神力驅除。要皆循行故事。未嘗講求于拔本塞源之計者也。臣聞蝗蝻所自起。不過化生卵生二端。化生者宜於水涸草枯之時。令地方官董率百姓。縱火焚燒叢穢之區。盪以烈焰。草根蝻子俱成灰燼。永絕孽芽。卵生者春深風暖。土脉鬆脆。募民于前歲蝗集之處。掘地取種。陸續送官。

酌酬價值。上年閏五月間。欽奉

上諭

仿行以米易蝗之法。令州縣將所收蝻種。詳報上司。核其真偽。動用米穀。准于公項開銷。小民既可除害。復得餬口。自必踴躍從事。而以米易種。較之以米易蝗。似覺費省功多。倘行之有效。亦勤民重穀之一事也。等語。乾隆十七年。戶部議覆查蝻子之生。貽害禾稼不一而足。惟在地。官于萌孽蠢動之時。設法剪除。自可根株盡絕。乃遇庸懦有司。不過廣差衙役。撥派烟戶。虛張聲勢。種種弊竇。勢所難免。應行令各該督撫。不時稽查。遇有蝗蝻間生地方。該州縣倘不親身設法撲滅。聽憑胥役奸民。婪贓賣放。以及種蝻流毒者。按律嚴叅治罪。毋得疎縱。至水涸草枯之時。縱火焚燒。原係古人成法。總在地方官親身履勘。實力奉行。體察輿情。根究真確。毋得聽信胥役。借端滋擾。至掘地取種。上年閏五月間。現有以米

易蝗之

諭旨仿而行之。小民自樂于從事。但須地方官確實查核。果否是前歲蝗集之處。并試令挖掘數處。驗其委係蝻種。一面通報上司。一面督率小民。該州縣驗其真偽。酌其多寡。動米賞給。詳明上司報銷。倘有捏飾。一經該上司訪聞。卽行題參。一蝗蝻爲災。除將撲捕不力各官題參外。其被災田禾。農民乏力補種。應酌加借貸。資其籽本。若時候已失。無可補種。照例辦理。

摘錄明人除蝗疏

一捕蝗解惑。考昔人治蝗之法。載籍所記頗多。其最著者。則唐之姚崇。最嚴者。宋之涪熙。勅也。崇傳曰。開元三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蠱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蟻。以及蝻賊。此除蝗證也。且蝗畏

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勞。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聰爲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四十萬石。時議者喧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食。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蓋藏。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于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黃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蝗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

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于崇。不以累公也。蝗害訖息。現今東省畿內。用爲常食。登之盤殮。臣常治田。天津適遇此災。田間小民。不論蝗蝻。悉將煮食。城市之內。用相餽遺。亦有熟而乾之。鬻于市者。則數文錢可易一斗。噉食之餘。家戶囤積。以爲冬儲。質味與乾蝦無異。其朝脯不充。恒食此者。亦至今無恙也。而同時所見。山陝之民。猶惑于祭拜。以傷觸爲戒。謂爲可食。卽復駭然。蓋妄信流傳。謂戾氣所化。是以疑神疑鬼。甘受戕害。東省畿內。旣明知蝦子一物。在水爲蝦。在陸爲蝗。卽終歲食蝗。與食蝦無異。不復疑慮矣。一先事消弭之法。傍湖官民。田蝗初生時。最易捕治。夙昔變異。便成蝻子。散漫跳躍。勢不可遏矣。法當令居民里老。時加察視。但見土脈墳起。卽便報官。集衆撲滅。此時措手。力省功倍。其二已成。

蝻子跳躍行動。便須開溝。捕打其法。視蝻將到處。預掘長溝。深廣各二尺。溝中相去丈許。卽作一坑。以便埋掩。多集人衆。不論老弱。悉要趨赴。沿溝擺列。或掃帚。或持撲打器具。或持鋤。插每五十人。用一人鳴鑼。其後蝻聞金聲。努力跳躍。或作或止。漸令近溝。臨溝卽大擊不止。蝻蟲驚入溝中。勢如注水。衆各致力。掃者自掃。撲者自撲。埋者自埋。至溝坑俱滿而止。前村如此。後村復然。一邑如此。他邑復然。當盡淨矣。若蝻如豆大。尙未可食。長寸以上。卽燕齊之民。畚盛囊括。負戴而歸。烹煮暴乾。以供食也。其三。振羽能飛。飛卽蔽天。又能渡水。撲治不及。則視其落處。糾集人衆。各用繩兜。兜取布囊盛貯。官司以粟易之。大都粟一石。易蝗一石。殺而埋之。然論粟易。則有一說。先儒有言。救荒莫要乎近其人。假令鄉民去邑數十里。負蝗易粟。一往一返。卽二日矣。臣所見蝗盛時。幕天匝地。一



落田間廣數里厚數尺行二三日乃盡此時蝗極易得官粟有幾  
乃令人往返道路乎若以金錢近其人而易之隨收隨給卽以數  
文錢易蝗一石民猶勸爲之矣或言差官下鄉一行人從未免蠶  
食里正民戶不可不戒臣以爲不然也此時爲民除害髮膚可捐  
更率人蠶食尙可爲官乎佐貳爲此正官安在正官爲此道院安  
在不于此輩創一警百而懲噎廢食亦復何官不可廢何事不可  
已耶且一郡一邑豈乏義士若紳若弁青衿義民擇其善者無不  
可使亦且有自願捐貲者何必官也其給粟則以得蝗之難易爲  
差無須預定矣

一後事剪除之法。蝗蟲下子必擇堅塔黑土高亢之處。用尾栽  
入土中下子深不及一寸仍留孔竅且同生而羣飛羣食其下子  
必同時同地勢如蜂窠易尋覓也一蝗所下十餘形如豆粒中止  
白汁漸次充實因而分類一粒中卽有細子百餘或云一生九十九  
九子不然也夏月之子易成八日內遇雨卽爛壞否則至十八日  
生蛹矣冬月之子難成至春而後生蛹故遇臘雪春雨則爛壞不  
成亦非能入地千尺也此種傳生一石可至千石故冬月掘除尤  
爲急務且農力方閑可以從容搜索官司卽以數石粟易一石子  
猶不足惜第得子有難易授粟亦宜有等差且念其衝冒嚴寒尤  
應厚給使民樂趨其事可矣

備蝗雜法

一王禎農書言蝗不食芋桑與水中菱芡或言不食菜豆豌豆豇  
豆大蔴苧蔴芝蔴薯蕷凡此諸種農家宜兼種以備不虞  
一飛蝗見樹本成行多翔而不下見旌旗森列亦翔而不下農家  
多用長竿挂衣幫之紅白色光彩映日者羣逐之亦不下也又畏

金聲砲聲聞之遠舉總不如用鳥鎗入鐵砂或稻米擊其前行前行驚奮後者隨之去矣

一除蝗方用稗草灰石灰等分為細末篩羅禾穀之上蝗即不食一傳子曰陸田命懸于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且蟲災之害又少于陸水田既熟其利兼倍與陸田不侔矣

附治蟲條約

農書云熱氣積于土壤之間暴得雨水醞釀蒸溼未經信宿則其氣不去禾根受之遂生蠶烈日之下忽生細雨灌入葉底留住節幹或當晝吸太陽之氣得水激射熱與溼相蒸遂生蠶朝露浥日濛雨日中點綴葉間單則化氣合則化形遂生蠶熱種根下溼行于稿夾日與雨外薄其膚遂生蠶穢交熱化不雨不暘晝晦夜暘

而風氣不行遂生蠶五賊不去則嘉禾不興故灌田者先須以水浸過收其熱氣旋即去之然後易以新水栽禾無害或以長牽或以疎齒披拂勿以凝著則蟲不生按此言致蟲之由與却蟲之方凡屬農家不可不知其說也

乾隆十三年七月浙江布政使永貴頒行治田間青蠶諸蟲方

法列後

青蟲大如蠶每于日未出時青蟲正在苗尖吸露急用新竹軟條作掃帚往廻輕輕刷掃則蟲落田間為泥粘住不能復生若日出以後蟲行葉下雖掃無益

一蠶蟲小如芥多在苗底小竹筒一箇儘下筒口四面鑿孔繫繩四條如筐挑之式于筒節旁鑽一細眼筒內注菜油將孔堵塞拴于竿頭天晴日午兩人對立一人執竿將所繫油筒取開塞孔在

苗葉上左右用油拖運向後退行一人執細竹掃帚向前刷掃蟲

隨油落。二蟲發生均須急治為主。

一飛蛾蚱蜢亦能食苗。惟山鄉則有之。其法于黑夜中在田邊隙地用草燃火。飛蛾自投火中。

一青蟲如蠶亦能吐絲織繭于稻葉內化爲蛾。江浙鄉人名爲裹頭蟲。此蟲只能食葉。除淨後不仍發生。尚無大害。惟蟲賊之屬最不易治。食及根節爲害最毒也。

一治蟲當致力于初發之時。與救火災同。稍遲卽滋蔓難圖。雖青蟲諸蟲其害與蝗蝻無異也。一有生發一面稟報一面親往踏勘。督率業佃盡力救治。近者田家多以石灰桐油布于葉上亦可殺蟲。如有工本不繼之農酌量借貸以助其油本工食。如果成災照例辦理。江浙田土高卑不齊。雨水爲災最甚。止荒熟相間。惟旱久

生蟲爲災最大。大抵青蟲蝗蝻諸蟲當生發之際得遇透雨尚易撲救淨盡。人事當盡。而天時最難必得耳。

勤儉社約

遂安洪子泉定

卷六之五

人生困苦之遭。大半由於不勤不儉。勤能致富。儉可成家。人亦有言。良非虛語。以日省二文爲積穀備荒計。節小用以成大用。洵可隨地倡行也。述勤儉社約。

勤儉解

貧富皆少不得勤儉二字。勤非孜孜爲利。惟在專心正務。儉非鄙吝。適情止是量入爲出。故不習勤好安逸貪懶惰者。家富則入於下流。家貧則必爲乞丐。苟不習儉。酒肉是務。華麗是崇。淫濫賭博者。家富則至於破蕩。家貧則必爲盜竊。昔有論做人家者。少年子弟不可聽其浮閒無業。必察其資性才力。無論士農工商。授一業與之習。則心有所關。身有所拘。外而經營。內而謀畫。自然無暇他。想矣。若任其閒遊飽食。終日必流入花酒呼盧鬪狼之中。諸般歹

事都做出來。勢必蕩產傾家。喪身敗行。故爲人父兄者。於少年子弟。必等一事。早令他勤苦做。非定要得利也。卽其事無大利。而拘束了身心。演習了世務。諳練了人情。長進了學識。這便是大利。豈必得金乎。若縱容子弟。浮閒慣了。是送上了貧窮道路。雖遺金千萬。有何益哉。故做人家。以勤爲第一要着。至於節儉與鄙吝不同。慷慨與奢華不同。鄙吝者。止知做家而不知做人。奢華者。止知做人而不知做家。究之。做人要好。不尙奢華。故曰。與其奢也。甯儉。又曰。儉則示之以禮。斯儉而得中矣。

### 勤儉歌

人要勤。人要勤。男耕女織各經心。耕得田禾吃飽飯。織得布帛着衣裙。聽我歌。該認真。遲眠早起學成人。游手好閑流下賤。爲匪作歹受官刑。古云坐吃山空了。要望成家只在勤。

人要儉。人要儉。淡飯粗衣安貧賤。酒肉賓朋箇箇親。手裏無錢人都厭。聽我歌。存主見。血汗求財經百鍊。有錢常想沒錢時。沒錢應用何處變。絕無花費白便宜。若怕求人當省儉。

### 勸日積二錢勸勤儉說

禮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夫貨棄於地。爲不儉。力不出於身。爲不勤。不儉不勤。非獨大同之世所不容。卽求處小康之時。而不可得。此常人所盡知也。然而不勤不儉者。實多。才能人所矜也。而不勤者。無由能富。厚人所羨也。而不儉者。無由富。且第無能與無富也。甚或爲人賤惡而貧困。不克自存。則害亦深矣。而天下之不窮不儉者。猶多。何也。無勤與儉之心也。卽有心而不能持久者。則無所事。以日淬厲之也。吾請爲一說。以勸人心。苟勤雖鄙事。不必無一錢之餘。人身苟儉。雖

小用亦可省一錢之出。所餘所省。皆別儲之。則一日必有二錢之積。歲終可得七百二十文。而一家少者以五口計。亦合爲三千餘錢焉。噫。貧家當歲暮。逋集呼索盈門。乞限則夙已負。期轉貸則舊賒已徧。檢箱囊而物無可售。計田宅而券已贖人。當此之時。苟有別儲之錢。出以償之。而明歲可復通乞假。縱儲少而不能給。亦可略與之。以求緩。分償之以冀恕。是何異昔之人。每治飯時。必取少米別儲者。後竟以濟斷炊之急歟。推此以思。平昔之耗於無形。而馴至大困者。蓋無日不有不勤不儉之端。以致之也。倘能日以自繩。而藉勤儉二錢爲之課功。而稽曠。則上焉者。擴充乎此。而無一事不勤儉。并能持戒與修福。以邀天佑。而獲素封。次之。亦兢兢不遑。罔敢侈肆。外可見原於債家。而少紓迫脅。內亦可支吾湊墊。不遽至於辱行喪身。斯豈非勤儉二錢日相激勸。而有以淬厲之歟。

則此誠療貧之良劑也。而吾謂斯又保富之要術。古稱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是知貧尚廉。富尚惠。如前之所言。則貧者日積而可鮮妄取。富者亦宜日積。而可資廣與。語云。富人者。貧人之母。思母之憐子。果何如。則富之憐貧。當何如。佛書言。能佈施者。得富厚報。自思吾之有富。非祖父先世之能施。必吾身前世之能施。故得免貧之苦也。既以施獲富。富遂不復施。富何能久。富而益施。富終無盡。而子孫可期永享矣。然而富者。財施猶易。心施實難。心施者。時念貧者之艱。而思損己以益之。故功德尤大。誠能每日勉親細務。而省一錢。復節晝食。而省一錢。錢雖微。而此克己裕貧之懷。晨夕往還於方寸。吾知其慈祥惻怛。必能默契幽冥。而福祿日增矣。至於儲以待用。則莫大於豐年積穀。以備荒。不徒施濟之利溥也。亦以豫免饑民之閔奪。豈非保富要術歟。然則富者之儉。所以

惜物而調貧。故曰貨惡棄地而不必藏於己也。富者之勤所以習勞而體貧。故曰力惡其不出而不必爲己也。由是羣富共相淬厲。習以成風。俾菽粟如水火而貧富相安。豈非大同之盛復見今日而其慶昇平於萬禩哉。

勸立勤儉社爲積穀備荒積錢作善法

勤儉兩錢一日七百廿錢一年十萬人餘七萬千。積穀還資積善不善固宜不入。萬善胡弗同歸。勸君立社幸無違。備荒此爲上策。親睦相扶相助。聯絡大小村莊。一社合成周利倉。積穀三年千擔。八百六十四位。一年六百廿千。約來千擔合三年。照此城鄉並勸。一社百零八席。一席分定八人。每人一月六十文。席長一人是問。社長總理百八。年終彙數收齊。二十七席一分司。四季四人司事。一社積錢儲穀。每年糶陳糶新。平糶只許社中人。

社外一升不應。富者惠周同里。貧者利倍自身。利己免飢民勤儉推恩無盡。荒歲議蠲議賑。一時設法俱窮。藏富何如里井中預備倉開濟衆。攸行鄉飲酒禮。少長咸集於堂。型仁講讓。徧城鄉。孝義滿門一樣。子弟之率必謹。父兄之教必先。勢有不行且從權。易子而教尤善。闔家大小男女。個個宜儉宜勤。一日畱心在二文。好吃懶做無分。積日堆金兩個。悉歸勤儉筒中。餘錢再積再歸筒。七百廿錢歸總。勸君勤儉事大。莫說兩錢甚微。時時謀食又謀衣。那肯絲毫濫費。一切當用則用。凡事當爲則爲。儉勤兩字萬般推。知進尤宜知退。一儉則邪心去。一勤則善心生。善惡何須別勸懲。本正源清無訟。自古耕三餘。於今年不如年。不勤不儉莫求天。普勸及時立愿。有愿卽今有穀。無心終久無錢。非從人願在三年。且待他時請念。要識天心仁愛凶荒。

行一金  
已滅刀兵。逢凶化吉。善心誠如此。誠求必應。人能定天亦勝。有荒歲無荒民。我今求雨復求晴。惟有善門乞命。大用之而大效。小集焉而小成。八人一席各書名。百八今年圓定。到處男勤女儉。一時俗易風移。積錢作善莫遲疑。舍此難回天意。然後驅而之善。故民從之也。輕萬善同歸萬萬人從此昇平永慶。此法行之一年。便有成效。行之一處。即可感興。豈惟有脩饑荒大益人心風化。不勤儉則日用不足。一勤儉而歲計有餘。請試行之。今年爲始。多則上下三村。席以百八爲率。必如是積穀三年。處處凶荒有備矣。少則八人一席。錢止五千。有零。僅如是積費三載。家家作善有基矣。卽少漸可成多。畏難終無成日。吾以此二字勸人立社有年矣。而知其善者。惟不果於行。故至今。仍不能有備無患。吾方恨其行不及早。致無備於今茲。吾猶望其

行莫再遲。可有備於他日。此亦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及今蓄之。止待三年。苟爲不蓄。終身不得。今之視昔。悔難追矣。後之視今。嗟何及哉。嗚呼。今天下之通病。大都起於不勤不儉所致。吾今勸人立社積穀。卽所謂兼收並蓄。醫師之良。是正欲以勤儉醫人。所以養人身而不至於凍餒者。其利猶小。所以養人心而不陷於死亡者。其利無窮。是真良藥。苦口利於病者。安得不大聲疾呼。以求人人響應。共出塗炭之苦。而咸登衽席之安也夫。



